

正論

本刊內政部登記京警平字第七二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時評
立法院乎參政會乎？
一片罷教聲

座談

柏林糾紛·美國大選 世界大戰？

王鐵崖
費孝通
徐炳昶

王聿修
錢克新
張起鈞

論著

「快」的文化與「慢」的文化

徐炳昶

論美蘇對峙之基本性

傅孟真

今日知識份子的責任

張申府

金圓券的善後救濟

陳壽琦

通訊

平津之危與遼西決戰

(北平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北方問題重重

(北平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津浦南段被「俘」記

(南京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波濤洶湧的廣州市場

本刊特約記者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新 十 一 號

本期定價金圓券一圓

直 接 訂 閱

三個月三期三圓
六個月六期六圓
一年十二期十二圓
郵費加價，請予補繳

發行人 趙黎熙

正 論

主編人

陳壽琦
張起鈞

社 址 北平西四羅圈胡同五號

電話二局一八八一號

總經理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北平分社

西單北大街四十二號

電話：二局四〇三一

代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店

立法院乎參政會乎？

立法院最近的熱烈討論，使我們發生無限的欽敬。許多立法委員對於國事這樣剴切陳詞，指出時局的癥結，民生的疾苦，真不負民衆之所託，而若干立委尤能高瞻遠矚提出徹底改革的方案。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欽敬的，但在同時又不免使我們發生疑問，立委這些討論指陳，能發生什麼作用呢？立法院究竟能否行使其憲法中所賦予的權利呢？這問題恐怕是大家共同感覺到的吧？

根據憲法的規定。立法院相當民主國家的議會，而為責任內閣的行政院對之負責，但試問立法院今天是否履行這些權利呢？許多很重要的事情政府都是一先斬後奏了，並不經過立法的手續，例如幣制改革這樣驚人重要措施，頒佈不就未曾經過立法院嗎？而最近傳聞中的經濟財政改革善後補充辦法也當是不會經過立法院的。這些事還可說依據憲法的臨時條款。而立法院中一般的討論改革的建議我們也始終未看到政府有什麼切實遵照執行的表現，結果只是議者自議，行者自行，彼此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尤其量不過敷衍表演一下而已。在這種情況下，立法院中，縱有偉大重要法案，又怎能付諸實施，縱有嚴峻的督責又能發生什麼效力？照這樣立法院簡直就是從前的參政會了。

我們也知道現在是非常時期，但遵守憲法的精神正要在這種時期表現，所謂不遇整根錯節不足以顯利器，從前美國南北美戰爭時，大家都主張大選延期，認為不能在戰事緊張而又失利之時，再來選舉，但是林肯總統却不顧一切困難，不顧一己利害堅持要舉行大選，來表現守憲的精神。政府今天要求人民遵守憲法，但最有效的要求方式，就是先從自己遵守作起。

一片罷教聲

自政府實行限價政策，凍結薪金以後，一般公教人員已經連最低的溫飽都維持不往。一切物價都未限得往，假如說公教人員也有「價格」的話，只有公教人員被限住了。公教人員拿「限價」的薪金，却買不到「限價」的物品，實際購買力貶低了近十倍。公教人員在這種情形下，如何能够安心處理公務。如何能够安心教學？

最近以北大教授為首，向當局請假借貸，接着清華，師大，藝專以及各中小學教師，先後請假，各校學生為支援教授及爭取自身溫暖，也宣佈罷課，整個北平，教育幾完全陷於停頓。我們對於教授們這種被迫出此的行動，萬分同情。此次教學停頓的責任，應該完全由推行限價失敗的當局來負。他們的要求完全純潔而正當的。我們願意熱誠的支持。

近兩天由於各校當局的盡力設法，先借發一部份薪金，並且教師們的請假幾日也無非向社會表示他們的純正的要求，並不是目的不達，決不投課。所以近來情形稍緩，請假期滿，仍是枵腹任教，此種崇高的精神，深值欽佩。但是假如政府沒有好的辦法，教授與學生都無法吃得飽，將來問題必定演變得更嚴重，更複雜，到那時已經不是教育問題，而成為爭取生存的廣大運動了。

當然，徹底解決公教人員的生活問題，在目前軍事政治的情勢下，可以說是不可能的。但最低政府應使公教人員與學生，肚子能吃得飽，維持最低的生活。現在應立刻取消薪金凍結，取消限價，照生活指數按月調整薪金，決不能如報紙所傳，加發五成了事。那樣一來，不僅教授與學生決不能接受，恐怕連公務人員，雖然不便罷工，也都棄官改行了。公務停頓，教學停頓，那便是政治崩潰，教育崩潰，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柏林糾紛·美國大選·世界大戰？

本刊第六次座談會紀錄

出席人

王鐵崖 (北京大學教授)

徐炳規 (史學研究所所長)

王聿修 (師範大學教授)

錢克新 (朝陽大學教授)

費孝通 (清華大學教授)

主人 陳壽琦教授 張起鈞教授

紀錄 虞大寧 魯影川

陳壽琦：今天正是論雜誌第六次座談會，希望討論一些關於當前國際局勢的問題，因為最近柏林問題美蘇之間鬧得很僵，甚至有一九四九年大戰爆發的預言，我們中國人身受十餘年戰爭慘禍，對於國際局勢的發展，自然不能不萬分關切，所以特地請諸位先生駕臨，發表高見。

事實很明顯，對德對日雖然贏得了勝利，但並沒有得到和平，和會不僅沒有絲毫消息，盟國間的對立反而尖銳化起來。尤其開了幾個月月的柏林問題，雙方秣馬厲兵，可以說到了冷戰的最高峯，冷戰快要變成熱戰了。但是熱戰是可能的嗎？世界大戰是否短期內會爆發？這是我們關心的第一個問題。

還有美國大選即將開始，看情勢，杜威當選好像是已經確定的了。不過杜威進了白宮後，是否會一變過去美國舉棋不定的作風，而急轉直下和蘇聯決一勝負呢？美國大選對於世界究竟會有什麼影響？這是我們所關心的第二個問題。

我們中國人雖然飽受戰爭的苦痛，但也有少數人唯恐天下不亂，以為中國內部問題只有和世界問題一同解決，希望大戰越快越好？究竟大戰爆發對於中國果真有什麼好處嗎？這是我們關心的第三個問題。

這三個問題，是我個人臨時想到的，不知諸位先生以為如何？希望諸位先生發表意見。首先，我們請錢先生對於柏林問題的演變，加以說明。

錢克新：

柏林問題的嚴重性是人為的：一方面是由於美國要鎮壓進步黨人的大選，故意使國際時局入於緊張階段，移轉其國

柏林問題的癥結所在

人的視線；另一方面是由於英國離開美蘇接近的外交，俾避免五月初被美國遺棄的活劇再演，因為柏林問題，經過了八月整月的莫斯科談判，我們如以八月三十日四強對柏林四總督所發的指令獲取協議的一點事實來說，顯形局勢並不怎樣糟。尤其當西方三強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此問題時，並未詳細說明這個指令的內容，就是在

答覆布拉葛瑪里亞的詢問時，也沒有注意這一點。據蘇方所發表，當時四強對此項共同的指令成立的協議如下：

「法英美蘇決定：柏林四國駐軍總司令，如果在實施這些措施方面能够獲得協議的話，下列各項措施應同時予以執行：

一甲，最近實施的柏林與西區間交通運輸及貿易的限制，德境蘇區車輛出入的限制，應予廢止。

一乙，蘇區的德國馬克將成爲柏林唯一通貨，西德的馬克應禁止在柏林流通。

一你們受令應該立刻和你們的僚屬商議，儘可能迅速地擬定執行這些決議的具體措施方案，並在九月七日前向政府呈報你們討論的結果（包括上述甲乙二項何時始能實施的確定日期）。

一四國駐軍總司令將擬定關於柏林通用蘇區德國馬克的措施。

一關於兌換貨幣和今後在柏林準備並應用德國馬克的各項措施，須得採取較視態度，即對蘇區馬克應以一對一的比率兌換。（二）柏林各區對貨幣以及提供完全有效的銀行及貸款便利各點，須賦以平等條件。

四國駐軍總司令受命須提供充分的保證，務使在柏林通用蘇區馬克，不致造成貨幣流通的紊亂，破壞蘇區貨幣的穩定。(三)關於柏林對其他各國以及對德國西區的貿易，建立一個令人滿意的基礎。若要改變這一致同意的基礎，非先經四國駐軍總司令協議不可。(四)對於預算，極度削減的佔領用費，以及柏林預算之平衡，提供足量的通貨，柏林貨幣流通的調節，應由蘇區德國鈔票發行銀行，通過現有柏林貸款機關負責執行之。

「爲了實際執行在柏林通用統一貨幣的措施起見，須設立一個財政委員會專司其事，由四國駐軍總司令代表組成之。」

後來在九月一日起至七日止在柏林所舉行的四總督會議，所以未能取得協議者，在於蘇聯堅持下列三點：(一)柏林與西德貨物及旅客之空中運輸須由蘇軍司令加以控制；(二)反對四國財政委員會監督柏林通貨的應用與流通；(三)柏林與西德及第三國間之貿易(包括頒發執照)，設立管制機構。以上三點，對於最後一點，蘇聯後來會同意由四國建立管制機構，故實際四國意見相去並不怎樣大。然而美國却偏在聯合國大會開會時候，提出這個問題，可知其確有政策運用的意義。因此，柏林問題演變到現在，只有使世人對於新擴張主義者的陰謀，更多一層認識而已，至於大戰，是否爆發據本人觀測，最近是不會爆發的。否則，用不到英國方面的着急了。英國現在所焦急的，倒不是怕戰爭爆發，乃是怕戰爭不爆發。他只有在掀起三次大戰的事變中，才能對其「聯合王國」(實在是變相的帝國)加緊其控制的紐帶。

王聿修

國際緊張局勢目前的焦點是柏林，至今日止，蘇聯已在安理會否決了中立國的拆中建議，並且蘇聯聲明廢棄四強空中協定：換句話說，就是不承認柏林上空的空中走廊，也就是對英美法更擠一步。假如對柏林的空中運發生阻礙，西方國家是絕不會退讓的，所以柏林危機很可能就是大戰爆發的導火線！

國際局勢緊張中國應怎樣

西方五國(英法比盧荷)公約，很有進一步成爲大洋洲聯盟的可能，由美國和加拿大加入，就是說一旦有事，在美國和加拿大，按照盟約立即採取行動，無須現由國會通過，因爲現在的原子戰爭，時間是最重要的因素，有了聯盟條約，在戰爭未發前，美國和加拿大可以對西歐五國供給軍事裝備，戰事發生，亦可立即共同參戰。

我們呢，爲了民族的生存，爲了中國的命運，絕不能把兩面的耳朵都堵住，說三次大戰不會發生，說我們要走中間路線。現代史告訴我們，在每次大規模的戰爭中，中立是不可能的。不要說沒有現代武力的中

論 正

國，即以美國說，一九一四年的大戰，美國終於在一九一七年參戰，一九三九年的大戰，到一九四一亦被捲入。在現時這種緊張的國際情勢下，我們爲了選擇自己的命運，應自發的提議中美軍事聯盟。

現代的戰爭，至少必須有數年的準備與精細的隨時加以改進的作戰計劃，不是臨時可以應付的。例如第一次大戰前，德國的施里奮將軍經過八年的準備。在一九〇五年完成作戰計劃，又經過毛奇將軍的十餘次修改，應用在一九一四大戰的是第十六計劃。同時，協約國方面亦有針對相對的作戰計劃。所以，數國共同作戰，更須有共同作戰計劃。軍事聯盟的意義即在：(一)事前兩國可以共同準備軍事計劃，(二)在戰爭爆發時，軍事互助條款立即生效，如同二次大戰爆發後，第二第三天英法即依約先後對德宣戰。

時間在現代的戰爭中，是一個最重大的因素，軍事的合作互助，如不能事先計劃好，臨時無法應付。并且從政治上看，如果不能事前訂立聯盟，一旦戰事發生，臨時商討，在美國不經過議會批准，條約不能成立。但如等到美國議會討論批准後，中國的一大部分領土也許早已被佔。

我們必須有勇氣面對現實，謀國者應該對於國際間一切的可能，預作計劃與準備。現在西歐間成立聯盟，上月英國羅素等倡議英美聯盟，波哥大會通過過美洲反共宣言。在國際情勢中，只有遠東是個大漏洞，我們提議中美軍事聯盟。

註——美國一部分輿論，認爲中美聯盟應由中國發動，以免由美國發動。有一帝國主義之嫌。

王鐵崖

我以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在現在是不會爆發的。因爲每逢一個戰爭爆發，必須有其具備的條件。如今，不論在政治方面或在軍事方面都沒有具備戰爭的條件。蘇聯沒有問題

目前不具備戰爭的條件

的，是不希望有戰爭爆發，美國雖然有一部份人願意戰爭爆發，但是，美國的人民是不希望戰爭爆發的。所以不論當前的局面如何惡化，戰爭總是不會來臨的。但是好轉也是不可期待的，以目前看，只有把現在的局面拖下去。

至於，將來世界的新局面究竟如何，現在是不能估計的。依我看，將來決定新局面的因素，不在美國，而在英法兩國，因爲果若大戰爆發，其戰場將一定是在歐洲，因而英法的態度是頗堪重視的，因爲，依目前看，英法是不願意戰爭爆發的。最低限度，英法是不願意爲美國的工具的。

費孝通

問題太大，真是一言難盡。我且就美國大選對國際局勢能有何影響？簡單說幾句話。根據我們在這裡所能知道關於美國大選的預測，大多偏於杜威會當選的看法。華萊士的第三黨在這次大選中不似有壓倒別黨的希望。如果這預測是近情的話，也是說美國的外交政策大體上不會改變。現在杜魯門所執行的本是兩黨外交。我祇說大體上不會變，在枝節上是有變動的。共和黨在金錢的豪爽上沒有民主黨乾脆。可能在援外的款項上要打一個折扣。而且條件也可能要嚴一些。歐洲的反應如何很難說，但是人窺話也說不硬，條件得接受，款子減了也沒有法想，但是事實上歐洲的經濟復興可能更困難。由於歐洲經濟復興的延遲，國際上會發生什麼變化，我們祇有等着瞧了。

美國大選後政策不會改變

我們最關心的是美國新政府的對華政策。在我看來，因為杜威競選時高唱援華，不能不敷衍一下，所以所謂援外款項要打折扣，也許不致影響援華的數目，可是希望大為增加也不會有多大的可能。軍事上可能積極一些，但是除非美國真的能派軍隊出來，積極的程度也是精神多於物質。要美國派軍隊來遠東在我看來那是太不可能了。即使美蘇開了戰，主要戰場還是在歐洲，在遠東是空海的封鎖，大陸上是絕不能守的。這一點應當明白，尤其是希望以美蘇戰爭來解決中國內戰問題的人士不可不細細想想。

其實杜威一旦上台，他面臨冷酷的事實，在遠東所能做的，不是他所希望做的，也不能多於馬歇爾所已經做的。而且以講效率的共和黨的工作作风，對於援華款項的運用上也許監督得還要嚴一些。也可以說，對中國內政的干涉還要進一步，中國政府是否受得了，很成問題。

錢克新

美國的大選，對國際並沒有多大的影響。第一，因為美國的兩黨外交政策，已完全被美孚油公司所支持，無論何黨執政，都不會改善國際的現狀。第二，因為美國的大選，只是金融資本家的一種球賽。據美方最近的報道，共和黨競選最大的捐款是來自大的「康采恩」；而民主黨的基金則由杜魯門任命擔任各種政府職位的人所捐助，本質上二者並無區別，二者都給獨佔資本家的津貼所支持。第三，進步黨在二黨反共氣餒高漲之下，被做成了當今美國內部不景氣的替罪羔羊，故無論何黨執政，對於摧殘勞工，強化獨佔資本的利潤，都是一樣的。他們都不能挽救今後美國的經濟，他們只有從戰爭的冒險中繼續使人民忘掉內政上的紊亂。據美方自己的報道所說：自一九四五年至去年年底，物價上漲百分之六十一，而資本

美國大選是金融資本家球賽

家利潤則上漲百分之二一六；而工人工資僅上漲百分之二十九。換言之，物價上漲較工人工資快二倍，而利潤則快四倍。到了本年八月，物價又繼續上漲百分之十七，三。因此，本年美國人民負債總數已達四百六十億美元，其中三百二十億為抵押借款，一百四十億美元為消費借款。至本年六月為止，美國自己報道的失業者有二百二十萬人，最近且還在繼續增加。所以美國內政上的漏洞，可能是目前外強中乾的真正原因。這個外強中乾的現象，除非進步黨上台，誰也不會有推乾轉坤的能力。戰爭既是可以避免的，那末我國就應該以實現國家統一為唯一上策。同時，只有中國避免了已分裂，才能避免三次大戰的爆發。至於三次大戰對我國，當然只有百害而無一利。

王鐵崖

美國國內的大選問題，如果依共和黨與民主黨之爭來看，是不能影響世界大局的。不論是杜威當選抑或是杜魯門當選，其外交政策的原則是沒有改變的，其不同者，只是選的技術上的爭議而已。拿現在的情形看如馬歇爾選的可能性非常小，甚至可說不可能。假若真的當選，則如今的國際局勢可能有所調整。因為華萊士是以調整美蘇關係為競選的題目。根據其提出的口號和政策。如果予以兌現的話，則現在的美蘇的關係是將一定改善的。同時中國的局面也可能有所改變，最低限度，中國可恢復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外長會議時的局面，就是美蘇兩國都不干涉中國的內政。但是華萊士當選的希望畢竟太小了。

華萊士當選不可能

最近國際局勢的突趨緊張當然是由於柏林問題引起的，這問題來自蘇聯對柏林的封鎖。在問題初發時，情勢雖似極度緊張，好似大戰一觸即發一樣，但那不過是姿態而已，實際却是色厲內荏，別有討價還價的企圖。本刊，新八號的時評中即曾指出此點。後來果有莫斯科的談判使得國際的緊張局勢為之一度鬆弛，後來莫斯科的談判不歡而散，未能解開國際的鈕扣，於是這時張時地的國際局面便又重形緊張了，而這再度的緊張，其意義自然要比莫斯科談判以前要嚴重得多了。今春美蘇間會有冷戰，但今天的情勢却不能再作冷戰看，我們只看英國的重整軍備，美國的徵召空軍萬人入伍以及醞釀中的北大西洋聯盟……這一連串的事實，便是明証。這種嚴重的情勢是否會引起戰爭的爆發呢？現在大家都說是不可能的，因為雙方都不願打仗，不過這話要看怎麼說：就目前說雙方都不願打仗是事實，美國人養尊處優，為什麼要打仗，並且，誠如大家所指出的英法是不能作戰場的。

張起鈞

戰事可能弄假成真

極度緊張，好似大戰一觸即發一樣，但那不過是姿態而已，實際却是色厲內荏，別有討價還價的企圖。本刊，新八號的時評中即曾指出此點。後來果有莫斯科的談判使得國際的緊張局勢為之一度鬆弛，後來莫斯科的談判不歡而散，未能解開國際的鈕扣，於是這時張時地的國際局面便又重形緊張了，而這再度的緊張，其意義自然要比莫斯科談判以前要嚴重得多了。今春美蘇間會有冷戰，但今天的情勢却不能再作冷戰看，我們只看英國的重整軍備，美國的徵召空軍萬人入伍以及醞釀中的北大西洋聯盟……這一連串的事實，便是明証。這種嚴重的情勢是否會引起戰爭的爆發呢？現在大家都說是不可能的，因為雙方都不願打仗，不過這話要看怎麼說：就目前說雙方都不願打仗是事實，美國人養尊處優，為什麼要打仗，並且，誠如大家所指出的英法是不能作戰場的。

種態度更阻止了美國要打的可能。再就蘇聯講，他儘可用政治的方法戰勝敵人，又爲什麼一定要用政策的戰爭方法，因此雙方確實是都不願打仗的。而蘇聯過去的許多外交勝利，和許多的強硬態度，便全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蘇聯的策略是把對方壓榨到不願打仗的極限，而就在這極限的邊緣上取得最大的便宜，這種作法雖在當時不致引起戰爭，但其後果，却極危險，而勢必一次一次的拋下戰爭的種子，目前這些種子雖

「快」的文化與「慢」的文化

徐炳昶

現在大家，往往把美蘇的對立，看成兩種文化的對立，這並非的當之論，我們固然也可以把這一兩個世界「的文化稱爲資本主義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如若是一往遠處看一時，這兩種文化實在是一個系統。因爲這兩個文化全是工業革命以後的產物。

工業革命以後，資產漸形集中，因而無錢的人，都跑到大都市來謀生活。身爲工人替別人勞作。工業革命的結果，生產力增加了，這對社會原是有好處的。但是由於資產集中的結果，少數人確是因此而獲益，但大多數人却依舊受窮困的束縛而沒有得到好處。於是社會中產生出來種種問題，都市裏發生種種變遷，其結果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在這不平的趨勢下，於是社會主義便應運而生了。因此這兩種文化，實是一脈相承的文化，只是解決兩種不同的問題而已，並不能算是兩種文化，但若往遠處看確也有兩種文化擺在面前。

我所說的「往遠處看」是一般人所沒能留意到的。是中西文化的問題，中西文化的區別，前人所說甚多，據我看，可說是一種是農業的文化，一種是工商業的文化，這兩種文化的特點，可以用「慢」和「快」兩個字來代表，我們中國的文化，就是代表這種「慢」的作風的，如其有一套道理時，我們可以說是一種「慢的哲學」。這兩種文化的不同，並不近現代始。換句話說並不是自近代工業革命以後，或是商業革命以後，中西文化才走上不同的路線。相反的中西兩方遠在古代便走的是不同路線，西方自埃及巴比倫以來即是工商業的文化。這一點我從前雖也多年研究文化問題，也雖在西方經過多少年，但並不懂得此點，最近十幾年尤其是抗戰後在昆明時候，才發現這一點。

中西文化爲何走上這不同的路線呢？這是由於雙方的社會背景不同之所致。中國一向是農業社會所以產生農業文化，西洋則自四千年前埃及

仍未成熟，不過玩火終是危險的，像這樣相互刺激，彼此恐懼的發展下去，戰爭終將會有成熟的一天，歷史上的許多事例告訴我們，戰爭的雙方最初並沒有要打的必要和決心，但結果都陰錯陽差弄假成真的打了起來，所謂人類的悲劇就在這裏，我們引古鑒今，對於當前的局勢實在不敢樂觀。

徐炳昶：（徐先生發言紀錄較長，移作論著發表，詳見下文。）

及，巴比倫時代就是工商業的社會，何以見得？四千年前埃及，和巴比倫都是非常強盛的，其所以強盛的原因，是爲在他旁邊的民族都不懂得冶金術，而他們這時却已懂得。其他民族尚在石器時代中過活，而他們已經是青銅器時代了。有了銅器作兵器，較之石器自然利害百倍，以銅作爲商品，當然勝人一等。我們只看他們經營紅海東岸的西乃半島，便是他們銅器發達的明証。埃及本在紅海之西，西乃半島在紅海之東。以那時的航海術，而橫渡此大海，是多麼困難的事？而值得注意的這西乃半島並非膏腴沃土，却是一遍瘠瘠之地。直到現在西乃半島依然荒涼無比，無法耕種。但是，以色列人爲甚麼一定要爭這個地方呢？爲甚麼一定與當地的野蠻民族拼死拼活的，冒險爭這個地方呢？爲甚麼他們肯冒險的危險，與該地野蠻人作殊死鬥，來奪取西乃半島，是與現在的資本主義向外爭取資源殖民地，其意義是完全一樣的。這就足以證明西方從早就是工商業的社會了。

埃及的尼羅河兩岸土地肥沃，看來似乎應以農立國，而不應工商業在社會中佔支配之地位。其實尼羅河兩岸之土地固皆肥沃，但其範圍不大僅不過距尼羅河八九英里之狹長地區而已。其窄處僅不過一二英里可耕。總計埃及及以之可耕地區之面積尚不及西西里島之面積。約值中國浙江省之四分之一強。所以埃及受此限制，就必須興起工商業，而不能以農立國了。希臘文化發達到頂點的時候，從希臘的雅典到西西里島這一帶，也全都是工商業的社會，因此也自然的產生工商業的文化，這種發展，在西方，一直貫徹到現在。但是我們中國的文化，都是另外的一套了，他不是工商業的文化，而是農業的文化。然而中國爲甚麼一直就是農業的社會呢？他是不是也有機會作工商業的發展呢？這機會是有的。

從歷史上看，我們會有三次，變到工商業社會的機會（也可說是兩次，因為第三次乃是第二次的繼續）第一次的機會是在商周之間的，現在我們習慣所用「士農工商」的商字，和夏商周的商字是一個字。這個相同，並不是偶然的，胡適之先生認為商朝人亡了國以後，就專門從事於商業的活動，有如如今的歐太人一樣，所以名之曰商人。根據歷史判斷，在商朝的末年，工商業是很發達的。在商書上酒誥「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裘裘，履奔走事厥考厥長，擊車牛遠服賈」一經商於數百里之外，其規模之大，可以想見。而且，工業與商業是有緊密的關係的。商業的發達就證明是工業的發達，因為工業製造了商品，商人才可拿去賣，才可行之甚遠，以易有無。因為只有工業才有地域性，才能限定只有某地生產某種工業，至於農業則不然，到處皆有農業。自無買賣的必要了。所以必賴工業發達而後商業才能發達。我們清楚的知道殷墟文化。那時的鍊銅是非常發達的。據考古家考察：銅的質，是遠在西周之上的，其工業發達可以想見。這時如果商朝不亡的話，中國定會走到工商業的路上去了。但是也正因為其時工商業發達，統治者因而發了財，因而就變成腐化了。這時西北方來了個新興的農業民族，把他給打败了，這就是「周」。

在夏商的時候，並不是封建制度，而是民族社會。所謂三代封建之傳說是靠不住的。說周是封建制度則可，說夏商是封建制度是絕對不可的。夏商是民族社會，民族集團林立，夏商於其間不過是較大者而已，故可以說是盟主。而到商亡周興以後，周公雄才大略，因此他吞併各民族，擴大了統治的區域。而將天下大邑分封功臣及周室子弟，於是天下全歸周室掌握，周室高高在上儼然衆王之王了。此是，夏商以後中國向統一路走了一大步，開中國歷史上，統一的先河。其影響於後者甚大。

周朝打倒商朝，就是農業民族打倒了工商業民族。又因周人善耕，所到之地，必行駐防與屯田之辦法，那時的駐防是屯田的駐防。這樣一來，戰鬥人員依舊不脫離生產。徵服階級不脫離生產，所以他腐敗得比較慢。歷史上，徵服階級早晚是要腐敗的。但周朝腐敗得慢，畢竟是比難得的事了。這段歷史，影響到秦商鞅效法周公之治，為只保持秦人的戰鬥力，所以他叫秦人耕種而叫別人去經商了。

以上是歷史上第一次走向工商業的機會，這個機會因周朝興起而消失了，歷史上第二個機會是春秋戰國的時代，近來，研究社會史的人，以為春秋時代商業資本已經抬頭了。實際這時還未到發達的時代，我們看一看，鄭國弦高犒秦師送禮送了四張牛皮，十二隻牛。我想這禮物在弦高一定是筆不輕的禮物，至少當是送了他全部財產的一半，那麼其全

部財產至多也不過有十幾張牛皮，二三十隻牛罷了。由此看來可見弦高那時並沒有大量的商業資本，商業還不能算發達，我國可考的商業史是貨殖列傳。貨殖傳上的人如子貢和陶朱公。都是春秋末年，戰國之初的人物。所以我認為商業資本是於此時抬頭的。此時如無打擊，我國可能走上工商業的途徑上去。但是周公成功的事實，給人的印象太深了。尤其是其是在讀書人的腦筋當中。所以終至於有商鞅的重農輕商的政策出現。而又打擊了工商業。

後人每謂：重農輕商為我們一貫之思想。而我國思想上與政治最有關係的，不外儒墨道法四家，在儒家的論語，孟子，荀子就沒有重農輕商的話存在，孟子雖有賤丈夫一段話只不過是指國積居奇的好商而已。而道墨兩家對商業資本隻字未提。而「重農輕商」只是法家的思想而已。重農輕商的理論家是韓非子，而其實行家則為商鞅。在儒道墨法四大家中，獨法家堅主抑商重農，何以別家獨無一言呢？蓋因法家倡導重農輕商是合乎時代潮流的。因為秦位於今之陝西之地，文化落後，民風淳樸，勇敢善戰，為保持秦人之戰鬥力，自應重農輕商。到了漢朝，這思想就已經為各家所公認的了。這是中國走上工商業社會的第二個打擊。

最後一次走上工商業社會的機會就是在漢武帝的時代。漢朝曾經禁止商人做各種的事情。依然是重農輕商，但是因為國內統一，各地往來的關稅取消了，所以商業反倒非常發達，商人聲勢反倒極為喧嘩。他們對於政令視若無睹，對於政府的需索費用，一毛不拔毫不負担。恰值這時漢武帝窮兵黷武，大量需財，國家公弩不多了，於是起用商人出身的身桑弘羊，孔博等來算商人的錢，桑弘羊本身出自商人，對於商人的情形，知道最為清楚，因此最能制裁商人使商人受倒嚴重的打擊，不僅如此，同時並將商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予以無情的打擊，在秦亡以後統治者多為掘起田間的平民，草莽中打出來的功臣，一變而為新貴。那時的吏制，各地太守多選自朝中的郎官（皇帝的侍從，馬弁）而郎官的來源即為上述功臣的子弟，和富商巨賈。後者是以納資捐官的方法來買得郎官的位置的。在郎官之中新貴的統統子弟養尊處優，缺乏歷練，自不是新興的商人的對手。因此派放太守等官時，其人選，便天然的要落於較為能幹的商人郎官的頭上，循此而往，政治權力必落於商人手中而後已。但這時漢武帝却擢用儒臣公孫弘等倡行選舉制度，選拔品學兼優之士，自此任用士人從政，剷除政治上商人的勢力。經此打擊之後，商人僅可在經濟上佔有勢力，而在政治上就不得不退出舞台了。轉這三次打擊以後商人再也抬不起來了。所以中國一直是農業的社會。因此產生了中國的農業文化。

農業文化的特徵是慢，我們幾千年來一直是在慢慢的漸近，比起西

方的工商業文化的突飛猛進，自不可同日而語。我們近代所以吃了虧，便全在此。但慢也有慢的好處，快的好處明顯易見，慢的好處，却非大家所能都知罷了，我個人便是寧取這慢的哲學的寧好這慢的文化，慢的好處何在，不是幾句的所能說明：簡單的說，可說是更能持久，更為穩健，即以走路來說，我們若一步步的走一下可以走八九十里路，或一百里路都非難事，我們若是急步快跑，跑不了多遠就一定要停止休息了。所謂一颶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我們中國這次抗戰的所以能持久致勝，就全是由於農業文化之功，其一切力量便全是來自農村，以我們的惡劣條件，若在前說能抗戰八年，不僅大家都不會相信，必並且連想都不會往這裏想的，就是我們自己也不例外，但事實上，抗戰了八年却是鐵一般的事實，若說一天兩天，一月兩月，還可以說是僥倖。漫長的八年豈能是僥倖，其原因便是這文化的關係。我們不能將敵人趕出領土，是因為我們沒有工商業的文化，我們終於維持了八年也就因為我們是農業文化，大家一般說我們抗戰致勝是由於地大，人多，地大是來於人多。但人為什麼還多呢，豈非來於農業文化？四千年前，中國人口沒有埃及巴比倫人口多，何以他們滅亡，而我們獨能存在着呢？我們的人口百其歷一天比一天加多呢？外國人也承認中國人的同化力大，歷史以上五胡，元，清，的人們并未被人殺光，然而他們都那裏去了呢？一言以蔽之，完全被同化了。例如，最近漢人推翻了滿人，滿洲人被漢人同化了。而滿洲人不是想恢復獨立呢？日本人會利用這種種族漏洞而在東北建立滿洲國用以號召滿洲人，然而事實上，有幾個滿洲人去參加滿洲國呢？相反的却是很多的滿洲人參加抗戰。如今漢人之中誰也不再把滿洲人當做外國人看了，而滿洲人自己也不以為現在是居住在外國的土地上，此種偉大的，無殺戮的，無歧視的走上同化之路就是農業文化之功。農業文化為其變有如此大的同化力量呢？因為比較農業文化落後的文化是遊牧文化，兩者相較，農業是安定的，遊牧是不安定的。農業文化是和平的，遊牧文化是橫悍的，所以兩者相遇，農業民族是非常危險的。中國歷代的外患不在西南而在西北，就因為西北民族為遊牧民族。所以，如果遊牧民族願意從事農業，農民們不但不反對，而且希望馬上變成和自己同樣的人。

相反的，比較工商業文化落後的文化是農業文化。而農業對於工商業不但無危險，反而會供給他原料。同時工商業者唯恐有人與其競爭。不希望別人學習他們的生產方式，如此一來誰的同化力大，誰的同化力小就可以知道了。雖然工商業的文化也在高喊同化，但是却是在進行着分化？例如美國一心一意打算同化愛爾蘭，而結果却背道而馳了。所以看來，我們認為歐洲是快的文化，不論資本主義文化抑或社會

主義文化皆不出此範疇。中國的文化是慢的文化。快的文化的好處是大家所共知的。但是慢的文化的優點却並未為大家注意到。如今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衝突並不是文化衝突而都是快的文化。在這裡社會主義的文化比資本主義的文化更快，社會主義的文化更能迎頭赶上其結果一定是社會主義文化的優勝。等快的文化統一之後大家有機會休息，這時才能顯得出慢的文化的優點。才感覺得慢的文化的需要，這時縱使中國人自己不能把這種文化宣揚於世，而大家也終全自行找出一種慢的文化的

目前西方文化之所以行之於世界就是因為他已經不是西方文化了，而成為世界性的文化。中國文化如果打算存在也必須不使之僅為中國之文化，而必須使之具有世界性。否則大有拔毛除根之危。拿中國的歷史故事來比從前，在政治上秦國統一了中國。而在文化上却是魯國統一了中國，魯國的統治統一很快的就消失，魯國雖本身被滅亡，而其文化的統一却傳之於長久，我們自然失望，文化能發揚，同時政治上不被上侵略。但兩者若不可得而兼的時候，我個人毫不遲疑的主張寧願作魯國，不過作魯國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在社會仍未動搖時，大家只須墨守成規即可，如感文仲之流，就足够了，但在社會現已發生動搖若魯國的文化為人接受，就必須有新的改造，新的精神，這就是將前而所說，中國的農業文化為未來世界接受，而必須具有世界性的道理，（註：農業文化雖由農業社會產生，但農業文化却并非一定要附屬於農業社會，正如酒可離酒糟而存在一樣），但魯國文化到孔子等完成新的改造時，是經過一段艱苦的掙扎奮鬥的，魯國人在這方面有英勇衛國的表现，三家的整軍經武，使人不敢輕視魯國，孔子弟子在這方面，尤有卓越的表现，并非對於時勢冷淡，齊國侵魯即賴冉有等奮兵擊退，有一次吳國大軍在境，魯國選敢死之士五百人，而那寬袍博帶的有若即在其中。正因為魯國上下如此英勇奮鬥，才給一個喘息的機會使新的文化成長成功。這段歷史實對我們當前的局勢，有深厚的教訓意義。

本文係虞大甯紀錄

更正啓事

本刊上期「政治權力能限住物價嗎」座談會上，季教授陶達之發言，紀錄稍有錯誤杭州絲限價百一四〇〇金圓一担，繭價則為每斤一金圓。謹此更正，並向季先生及讀者致歉。

論美蘇對峙之基本性

傅孟真

我從美國回來，見到朋友，總是問我世界第三次大戰要不要來。這是憂慮，實在不以中國人爲限，舊大陸，新大陸，凡是要想活的人，都爲將來這一個暗影心中不安。我對於這個問題，是不敢無所保留的去說，如我們目下那些「政論家」的自信，原因是因素太複雜，我又不是專研究國際問題的人，而且我在國外雖住了一年，大半時間是治病養病，雖然每日的新聞刺激我想，靜中也許更便於想，但治歷史的人是不敢作預言的，因爲歷史假如是一個理性的學問，即不容宗教的狂熱，隨心亂說一陣子。不過，我終於把我所想的與朋友談過，而所得的反應，使我感覺有寫這幾篇文章的必要。

假如我說，「三次大戰不可免，因素已全呈露」，有的人便大不高興，以爲再來次大戰如何得了，所以決不會來。假如我又說，「三次大戰今年不會有，明年或者也不會有一」，有的人又大不爲然，以爲我們不了之局，只有三次大戰可以解決，你如何說他這樣遲？這樣的論辯，正是所謂「願望想法」；這本是人類常用的一種想法，却也是很壞事的一種想法。假如我們願從理智摒棄主觀，應該了解這種想法的危險。

我完全同意三次大戰我們更不得了之說，我們這樣亂糟糟，目下先不得了，更加上些亂糟糟，即捉摸不定，不可控制的因素如何轉而得了？說句至不濟的話，因別人打仗，自己「混水摸魚」，總要自己有些力量，即不然，也要自己相當安定。如自己先亂，更出了大事，那裏有便宜可賺呢？即以兩次大戰的經驗而論，凡能免於戰爭，是最得利的（包括後來名義上參戰實未參戰的），其次方是戰勝國，至於戰敗國，結果真正悲慘了。如有三次大戰，我們能否免於作戰場，大是問題（詳後來一文）而且我們還有資格作爲戰爭爆發的原因。所以戰爭的結果，無論誰勝誰負，我們目前先不得了，後事全不可知。這是我把三次大戰作爲解決中國問題的理由。

從另一面說，不論我們如何吃虧，假如大戰的因素具在，老天決不可憐我們而不使物理的原則不進行。

我認爲三次大戰決不可免，理由可以說得極簡單，如下：第一，把人類自有可靠的歷史記載以來的事檢討一下，在中歐從左傳起，在西洋從希洛德土斯起，人類的民族道德，國際道德，可會有大量的進步？我想，我們一定要說沒有，儘管二千多年中也有不少高高低低。第二，把歷史記載再檢討一下，二千幾百年中，兩個強大有爲的國家，在「實逼

處此一的環境下，例如在中國自秦與楚，漢與匈奴以來，在西洋自雅典與斯巴達，希臘與波斯，羅馬與迦太基以來，可曾和平解決他們二強中的問題？歷史的回答是一個毫無保留的「否」字，正合紅樓夢上的一句，「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這已經够了，再加上當代的「理想差別」你所謂是，就是我所謂非，你的活就是我的死更是火上加油。或者要以爲歷史是歷史，近代是近代。其實在近代，科學與古代不同人類關係却不殊於在歷史上，反以其爲近代之故而若干因素更動作得激烈。

以上是從綱領上說，再分解一下，從好幾面看。

第一，從心理上說。美國人的心理大致可以這樣說，比較大量（比起英法人來）却也很精明，上當每不連上多次。富於朝氣，時間的觀念很緊，所以比起我們來，真是性急之至。他們都從亂糟糟的歐洲國度遷來，向廣闊，空間奮鬥，成功的固多，失敗的也不太少，其中有機會的成分，也正靠努力決定。那樣的環境造成了那樣的性格。從他的長處說，進取，認真，相親，大膽；從他的短處說，焦躁，衝動，感情用事，我在美國一年最納悶的一件事，是美國出了那麼幾位世界上第一流的心理學家前如詹姆士，後如瓦臣，而外國人的心理却絕不了了。關於遠東，猶可說文化傳統太不同，關於歐洲，何至如此而又偏偏如此。美國到處講「公共關係」弄得這整糟，送了全世界幾百億元，賺得到處捱罵。我想，這道理我明白了，他的「心理」他的「公共關係」，應以美國人爲限，他的文化是一個新的，所以一出國境，便不了了。他在國際羣中本是一個青年，與老猶（即歐洲國家）打交道，自然上當的機會不少。然而他的儲積的力量是很大的，担得起上小當，乃至上頗大的當。不過，說這話時也要想到另一方面，就是說他也有時非常的精明，乃是機警，像德國人的「大愚」典型，就是說，細事處處好，最大的事，即政治，却絕對糊塗到底，美國人並不如此。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起，美國人以這樣的姿態參加世界命運的決定。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他又有一種新的心理動向加在這個行爲形態上。這個新的心理動向可以分三層說：一自恃，二自信，三恐怖。我所謂自恃者，就是自己強大之感覺，美國在二次大戰後，切切實實的感覺到他的國力的強大，軍人固然那麼嚷着，一般人也在那麼想着。即如在共和黨開代表大會中，若干人指摘政府黨的話，「世界正等待着美國的領

導，而我們的政府如此不行」，上半句正是美國多數人的心中話，包括有知的與無知的。所謂自信者，正是他的傳統信心，以為他現在是對的，將來必定成功的。假如有人問我，美國人最大的狂熱是什麼。我當說「成功」。所以如有一人宣告他是悲觀主義者，四鄰將為之不安，相熟的人便想介紹精神病專家。個人如此，國家亦然，以為美國必定步步成功，而且最後成功的。至於恐怖，自然是恐怖蘇聯。蘇聯的行爲，原來太神秘，太可恐怖，美國人尤其恐怖。大約世界上最能樂天知命的大民族是我們了，五六十年中開「瓜分」，開「東亞共榮圈」，開「無產階級解放」，「滿洲」果然「解放去了」，却毫不動心，美國則不然，越強，却越害怕。蘇聯確有可怕之道，看看他的清黨（平均一家有五六十萬人之間）他的在東西兩處之伸張勢力，他指揮共產黨在外國奪取政權，如此的一切人們已經可以怕他如納粹了，然而尙不止此，在美國，有共產黨員十萬人，連合其「結伴者」三四十萬人，用滲透方式浸入各種社會細胞（包括好萊塢高新人員及資本家在內）其口號，其行動，是步步跟着蘇聯走的，而蘇聯又明白宣示共產主義之目標是世界革命，明白要求別國共產黨員應該跟蘇聯走的（參看斯達林著列寧主義基礎，此書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仍由美國共產黨一組織大量進銷路）以推銷。）強國恐怖失其強，有錢的人恐怖失其錢財，安全的國家恐怖失其安全。所以越趨越緊，好打聽的美國人越恐怖越趨越緊張，了解孤立不可復行的美國人越恐怖，偏偏蘇聯勢力到那裡，恐怖便跟到那裡，蘇聯又聲明他以世界爲對象，於是今春在南美巴歌塔，正當泛美會議中，也來上一次恐怖。這樣的場合，已經沒有「免於恐怖的理由」，而蘇聯又是一個鍛鍊美國恐怖的專家，以一切姿態包括在美國國內的活動，使他恐怖之上更加恐怖。以我所聞所見，美國人確在高度恐怖中，遠比當年恐怖德國日本大得多。

最妙的是這樣心理，自恃，自信，恐怖，蘇聯也正如此，只是來源不同，情調有異而已。說自恃罷，蘇聯今天自覺其強大，決不在美國自覺之下，他絕不把他在國外各地的一同志一的活動力量估計過低。他在國內大大宣傳他的力量，雖然言過其實，但是一般人民却已陶醉在他的主觀強大上。說自覺罷，從馬克斯便說「你可以征服一個世界」，自斯大林把馬克斯的猶太傳統，即天降世「迷矢詞」的傳統，和恐怖的伊凡及彼得帝的泛俄羅斯傳統，即莫斯科征服世界的傳統，混合起來，他是絕對相信，他可以征服世界上一切國家和思想的，而且爲期不遠稍留心蘇聯共產黨議論的人都曉得。說恐怖罷，又比美國更強。俄國歷次經外國人侵入其政府又慎行恐怖政策，本來有個先天的恐怖，俄國人原是

一個偉大的民族，却因此環境，發生一個恐惡性。試看十九世紀的偉大小說家作品，使讀者都爲其寫景受到恐怖。當年無政府主義黨應該是使人免於恐怖的罷，偏也拿恐怖作爲推銷的政策。俄國革命黨有百年的歷史，革命黨是地下工作者，自然常在恐怖中過生活。自列寧以來四十多年中，自己的恐怖，和恐怖別人，更是每日生活。所以美國的恐怖是新毛病，俄國的恐怖是個老毛病，更是普遍，更是深入。美國的恐怖自是恐怖蘇聯，蘇聯的恐怖原不在美國，今天却完全集中在美國身上，因爲美國的資本主義未如歐洲之沒落，更因爲美國有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戰鬥潛力。這樣的心理相同而又相對，那是一個和平的現象？

第二，從發展上看。俄國——無論是帝俄或蘇俄——和歷史上一切帝國建設者一樣，是專向邊界之外發展，而不肯先去開發自己的其實蘇俄今天儘可以安心開發自己，一百年也開發不完，然而向外的衝動決不使他如此，他本是在開發後第一個「有的國」不是一個「沒有的國」然而他對他的所有者，還不及他對別人所有者注意。這本是一個帝國建設的基本心理，從古如此，試中國在秦皇漢武時，浙江南部只有東冶一縣，福建只有侯官一縣，貴州甚少，然而朝鮮海南越南越南反成最大注意點。美國情形兩樣些，然而百餘年的歷史也是擴張的歷史，雖然領土擴張，近來大致停止，在今天，美國的擴張是經濟的擴張，其擴張之動力，在乎是「大利」，因而一切薄利的事業，在今天都是退步的。即如新英蘭區，本是早開發的，也是文化最高的，到了「中部西方」平原之地興起農業來，新英蘭的農業大爲退步，多數的墾地變爲樹林，不少的村落已經放棄。我在美國即住在這一區，見有教堂村落遺址在樹林中，這因爲利太薄乃至無利因而放棄之故。既然走上這個「大利主義」，雖不擴充領土，也必有世界的胃口。這兩個有世界胃口的國家，一個要統制一切人類之生活與思想，生存與死亡，一個要在世界經濟上稱霸王，在其中間並無絕緣體，使他們的衝突隔離起來。

第三，從文化形態上看，美國今天的文化形態，不是幾句話說得完的，爲本文的需要，我提出三點來看。第一他有烏托邦的意義。誠然，歷史上一切寫烏托邦的，從柏拉圖到威爾斯如果以重新活起來看看美國，恐怕很少人以爲美國合於他的烏托邦理想，不過如果烏托邦不以紙上談談爲限，而真要建立一個的話，並且建立了不要立即消滅的話，今天美國確是在可能情形下最合於一個烏托邦的條件的，這條件是（一）離開舊地方，在某種條件選擇之下遷來。（二）舍去傳統若干部分，保留傳統若干部分，新土地上發育新制度，新生活。（三）有絕大的潛伏力量，其活動是無限制的。（四）肩膀上無歷史壓着，童年心理，童年氣象。第二：他對西歐文化，是個新支，從西歐文化出來，而改變

了許多，其最大的改變，是略去傳統的東縛，開發自己的境界。第三，他是資本主義尚未沒落的地方。資本主義是好是壞，待哲學家來批評，我這裡只如客觀歷史家的說法「假如他能行，便存在，假如他行不通了，便失其存在。」在歐洲，在舊為殖民地的亞洲，資本主義行不通了，將來只有溫性的社會主義和暴性的布爾西維克主義可能適行。在美國，却並不如此，資本主義正在壯年，動力仍舊極大。這道理可以這樣簡單說明：在西歐洲，資本主義之發達靠殖民地，然而殖民地制度今天是不行的了。在西歐洲各國的資本主義雖是大致不差的一條路，却互相摩擦，激成戰爭，資本主義未曾做到西歐政治的統一，反而增強其中政治的矛盾。在美國資本主義的發達更強化了美國的政治統一。這是一點。靠殖民地而發達的資本主義，便是經濟學意義上之帝國主義，然而美國資本主義的發達，絕大部分是靠自己的資源的。這個不同，形成了性質的差別——雖然都是資本主義。在今天，美國是最能自給的，不特製造上如此，即消費上也如此。這是第二點。還有一項，西歐洲的資本主義，是從封建制度下奮鬥出來的，美國以其原為殖民地，所以未經封建制度一個階段：以其原為純白人之殖民地，所以不同亞洲殖民地或南美殖民地的歷史。於是乎資本主義的發達。大體上說，未曾增強階級摩擦，相反的，因資本主義的發達，而提高一般生活水準，因一般生活水準之提高，而減輕了早年存在的若干階級意識。這又是一點。以上三點，第一點說：政治統一，不像西歐洲之分裂，第二點說：資源與銷路自給，不像西歐洲建立了複雜而矛盾摩擦的網，第三點說：內部比較齊一，即比較平等，不像西歐洲因資本主義之發達而階級意識深刻化。綜合以上幾點去看，美國的資本主義尚在壯年，富有氣力，其工作的效能超越任何時代任何制度。更可注意的，他的絕大多數勞工不是社會主義者，而是多多少少相信資本主義者，所以連英國式的工黨也成立不起來。這是說明他內在的矛盾性不算太大。我相信世界上的資本主義，早晚必到山盡水窮，但美國今天尚不至此。

美國這樣的文化形態，是不能為蘇聯嚇倒的！

再看蘇聯。蘇聯的文化形態，從歷史上看，有下列各因素，第一件，我狄的正統。俄羅斯對於歐洲文明的威脅。正和歷史上的野蠻民族威脅羅馬帝國一樣，地理同，性質也有不少相同。在中國俄羅斯對於我們，和歷史上的匈奴，鮮卑，突厥，蒙古對於我們又有甚麼不同，第二件，東羅馬的影響，東羅馬帝國到了中期以後許多事情，「羅馬」的成分太多了，敘里亞的成分，太多了，俄羅斯在宗教上，在文化上，最早得之於東羅馬，這也是俄國人從來承認的世系，所以東羅馬最後一次亡，「恐怖」的以萬一便稱大帝。結果：東羅馬一切皆亡，只有神秘性播種在

俄羅斯，以至於今，變形而不變質。第三件，蒙古的征服，蒙古征服中國，在南方，不過八十年，在北方，不過百二十年，政治上社會上却有深長的影響，宋朝的開明不可復見，而明太祖和成祖那樣殘暴的人物，乃能「創業垂統」。在俄國，蒙古統治過二百年，俄羅斯帝國之起源，本是莫斯科侯，莫斯科侯本是欽察汗的藩屬，受欽察汗的「政治教育」不少年代，這一點，也是歷史家熟知的事實。從這一點，可以了解以萬彼得那樣的性格。以上三件都是歷史的事實，然而一個國若和一個人一樣，有下意識的話，這樣的歷史形成！便是他的下意識。到了近代，彼得帝的帝國建設，步趨蒙古，他的文化建設却是「外國本位」。結果，新興的選擇階級像外國人一樣，空懸在俄國大眾人之上，這選擇階級中分出來一種知識階級，也像外國人一樣。若干外國哲學，非行動的與行動的，一齊在俄國發芽，互相作「生存的競爭」而「最適的」便是列寧奉行而改造的馬克斯主義。馬克斯主義本來富於宗教熱力全是猶太人的傳統精神，——雖然不用在宗教上——而其「階級鬥爭」說最富於煽動性。列寧所加入的是馬加維利主義，就是說「只管目的，不擇手段。」列寧確是一個偉大的理想家，他確是為大多數人求解放者，不過，他既採取了一個不擇手段的原則，他的悲劇即注定了，他的手段，在他身後消滅了他的目的。他的徒弟斯達林——並不是他最心愛的徒弟——用他的手段的花樣更多，然而目的完全不同了。新統治階級，新奴隸階級，都出來了，人種解放的目標，變成帝國擴張的目標了。今天的蘇聯——斯達林的蘇聯——在若干情形上已經到了法西斯主義的末段，就是說，不用擴張與恐怖的方式，造成國內外的極高度緊張，他的政權決不能自安。在高度緊張中求生存，這生存當然不能是永久和平的。（以上兩節中含義，決不可以簡單說清楚的，以後當寫專文。）

綜括以上各種看法，彷彿像山頂上大頭石已經推下來，雖不一定直線，然而誰能在中間抓住他？從遠處看輪廓，命運是這樣注定了，至於今天捷克緊，明天義大利鬆，今天柏林緊，明天柏林鬆，不過像大浪中之微波，是和整個方面無關係的。

本刊徵求各地通訊稿件啟事

本刊自創刊以來，即注重通訊稿件，已往各期，均經常登載是項文字，茲為擴大通訊地區起見，特徵求，上海，南京，廣州，香港，漢口，昆明，迪化，蘭州，西安，福州，重慶，成都等地通訊投稿一經採用，除從優致酬，奉贈本刊外，並聘為本刊特約記者，敬希各界人士踴躍寄稿為荷。

今日知識份子的責任

張申府

今日一個知識份子，在這個局面之下，可以作點兒甚麼？我想，也許有許多知識份子，時常以此自問。

前些日子，曾經有過一個傳說，說此間有些知識份子，對於前途，心懷憂慮，因此頗有遠地為良之謀。我以為，這是可以不必的，而且也不可以，也嫌不智。今日的問題本是全國的問題，豈能逃于天地之間？而且既作了知識份子，為一個民族的頭腦，態度也豈可這樣消極，作自了漢？對於時務，豈不也太不識？

「窺則變，變則通」。這是今日許多知識份子都承認的道理。甚至不俱承認，而且時常念念不忘，一個知識份子，如果既不怕變，而且願變，而且承認非變不可了！那我就以為，一個這樣的知識份子，不拘作什麼，總要以便變變得快一點兒（不是揠苗助長），而且變得少犧牲一點兒（不但對於現在，而且對於將來全盤算來）為中心。

假使爲了這個，有的知識份子，不拘在那一方面，竟肯投筆從戎，那也是士各有志，無可說得。但我恐許多知識份子，未必能這樣作，也未必敢或願這樣作，假若既不能投筆從戎，而仍願意作點兒甚麼，以使不可避免的變變得快一點兒而且少犧牲一點兒；那就另有正路在，那就莫若呼籲和平，以期早日恢復和平，早日出人民于水火。無論如何，但令對於局面多少有所推動，也就是對於變有所推動，總是好的。總勝於對着自己的弟兄在自相砍殺，而忍心長期作壁上觀。現在不拘打誰，死的總之是自己的弟兄，總之是無罪的老百姓。

我們（中國人）其實是大能忍了，也許是太麻木了。不幸，「忍」有二義，一是忍於己；另一是忍於人。忍於己，是忍耐，這也許可說是要得的。忍於人，就是殘忍，那就太要不得。事實上，兩忍常常并存，忍於己就忍於人，或則由忍於己一轉就成忍於人。對於今日的局面，如果還忍着一聲不響，那就對於一切受苦受難的人民，未免太殘忍了！

我以為比較敏感的知識份子，至少不應如此。

因此，呼籲和平，結束劫運，勿再忍耐，勿再殘忍，拯人民，包括自己在內，於水深火熱之中，這就是今日知識份子，對於當前局面，最該肩負的一種責任。當然，我們所要求的必是真和平，必是長期和平，必是民主的和平。我們總不要困於英史家陶隱比（Arnoldtoynbee）所說現在文明面臨的實際問題，就是「我們能否不從力竭停戰的和平中去制止戰爭？」（見他所作「文明在生死之間」，觀察五卷二期登有譯文）。

也許有人會感覺，現在要和平必不會有什麼結果，因為能打的人都還不願不打。也許有些人都有了一時日暮喪，予及汝惜亡的心理，因此心雖想和，却不願和，寧甘一時忍痛。或者更會有人說，作事實澈底，負固才可以幹事。豈可半途而廢，功虧一簣？今日之事本是民主與封建之爭；也可說是殖民地人民與帝國主義的侵略之爭。新興的力啤必然要與腐敗的力量必然要倒。今日已有了這樣成績，為什麼不一股氣兒貫澈下去，怎麼可中道妥協，養癰遺患？就像女人生產，在生產之際，也許難免多少痛苦，但如不到日子流產，豈不更壞？而且既然管不了，不如聽它去，樂得清靜。假使徒徒給人民以幻想，似乎也非對得起人民的辦法。

我實不很同意這些意思。我總相信，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在人民倒懸的時候，我總願意使變變得快一點兒，而且少犧牲一點兒，不但對於現在，并連將來也全盤計算在內。如要如此，就應四面八方地來努力。既然承認新興的力量必然興，腐敗的力量必然倒；但令根本立場堅定，但令於局面的變有益，那就什麼方法都可施。不但不妨多方努力，實在正需要多方努力。就令在這個局面下，其實和不了；但妥和究竟是每個受苦受難的人民的權利（不僅僅是權利）。而在不能投筆從戎的和知識份子，凡有真情，實感，仁心的，尤其不該再忍着，看着，等着，「投機取巧」；總該在自己可能範圍之內，作點兒甚麼，以使局面變得快一點兒，也少犧牲一點兒，羅馬人的看角鬥，西班牙人的看鬥牛，無論如何也是一種野蠻殘酷鬥狠的要不得的此風不可長風氣。世有布核斯科，伊班迨茲（Baco Ibanez，碧血黃沙的作者。我舊會譯伊本訥茲），必然起而關斥之。

誠然，一個讀書講學知識份子，處在亂世，也許可以抱殘守缺，儘可能地在自己的狹小專門科目之內，作些許微末的貢獻。這種念頭，就在我自己的心頭，未嘗不也時在繞轉。只惜今日既非兩宋之際，明清之交，更說不上春秋戰國，三國六朝；要想逃世而自了，而且還在學術上有成就，已完全不合乎今日的時代。今日不能推動潮流，便只有為潮流所沉淪。或逃避，或旁觀，其實都無是處。退一步說，今日一個學人，就令不問政治，總也應把自己的學問知識普及於人羣。

於此，我也聯想到我們的最應敬重的科學家。我們有科學家事實

我們的真教科書，講科學或管理有關科學的事務為活的學人，確已不在少數。他們的情況確是最可憐，最應該同情，也最值得痛惜。因為我們科學研究設備太差，全不為人所重視。我們雖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名言，但今日我們的科學的器，却是太不利。很聽說有些對於科學在國外研究有成的人，回到國來，便再無所施其技。從此坐廢。所以我們不能發見原子能不能製造原子彈，原是可以諒解的。可是小很可解的！為什麼不也本著新科學加給科學家的新責任，把原子能的知識，也普告於人間？把原子彈的可怕，也通告於社會？我們不但須要科學知識，尤其新科學知識，簡直需要得比它國更甚。為什麼不也經常舉行講演會，展覽會之類，來供給這些？即如美國布施博士（Dr. Bush）的報告，「科學——無盡的疆界」（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 1945, 或可譯作「科學無止境」）。誠不過一個小冊，但確是一個有關科學研究計畫的極值得重視的小冊子。可是為什麼在任鴻雋先生在抗戰末期在重慶大公報上一度鄭重介紹之後，遂很少別人重複提起（我在「科學方法與科學組織」文中也曾附帶提及）。就令有賴輔大設備的專門研究不容易言，可是為甚麼不需要設備的近年來的科學與社會關係的潮流，國人也很少理睬？我們怎麼和沒有一對法蘭西的約利歐·居禮夫婦（Irene and Freder Curie-Churie）約利歐·居禮夫人為故老居禮夫人的長女）那樣人？我們有些學術機關，總是把門窗關得嚴嚴

金圓券的善後救濟

陳壽琦

三十七年十月二十日

金圓券問世之初，我們便預料將要走法幣的舊路，現在事實證明了竟不幸而言中。以北平來說，在限價政策下，一般物價却平均漲了近十倍，這就是說金圓券身價貶低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老百姓生活水準也就被壓低了十倍。不僅物價漲，而且出高價錢買不到東西，教授集體請假，學生罷課，一般公教人員與一般市民均到了求生不得的慘境。金圓券既得人民擁戴，又被政府認真推行，而在僅僅兩個月以內，便搞到這般地步，這分明證明了政府政策的不合理與錯誤。原來以安定通貨為目的而發行的新幣，現在却變成名副其實的大鈔了。

金圓券之所以搞到這樣地步，無疑地由於金圓券發行數量太多。政府一面要金圓券價值穩定，一面却又大肆發行，這分明是一個很大的矛盾。九月底政府公佈發行數為十億，十月底據估計約達十五億以上。過去法幣流通量為六百萬億，以二億金圓券便可收回，現在竟發行相當

地，好像生怕放進冷空氣去，因此也就很難透出氣息來。我們的科學團體，除了中國科學社等外，也已有個值得重視的科學工作者協會，想該已經作了不少與社會有關於科學研究有利的事，就像英國同名的組織召集過的公開討論科學的計劃化的會議之類；可惜我也過於孤陋，無從得知。就我所聞知說來，我們的科學家們確似乎很難免於像有人所指摘的，未能圓滿的適合潮流，也未能善於担負自己應該担負的廣大責任。（並不是說，凡是潮流，就都應附和，就像這幾年開不得了的「一種哲學潮」，法人薩志的「存在主義」，就是一種極反動哲學。還有陶隱比的一個歷史研究，這兩年雖也哄動一時，姑不問它反動不反動，縱然值得注意，它所講的也不見得都是真理。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斯賓格勒的「西方的衰落」，無獨有偶，很有些相像，相反，而不同；可同有點兒以篇幅駭人。由他們蒐集的那許多材料，對於虛心的人，也同可以給以多少教訓。）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責任是大家的。團結即是力量。不能前進，必致陷落，我就希望我們一切有為守的知識界同人們，從此都善體此義，也不僅僅科學工作者而已。而目前第一要着，究在羣起促命和平早日恢復，而後乃能談到研究設備，獨立貢獻，國內外正常的文化關係，等等。

近五千萬億法幣的金圓券，通貨流通數量增加八倍多。金圓券既然是不兌現的紙幣，數量增加如許，怎能價值不跌落呢？政府一面改革幣制，一面破壞幣制，客觀上，確實如此。

市場上貨幣流通量增加了七倍餘，而物資却並未增加反而減少，錢多貨少，物價只有上漲，來恢復錢貨的均衡。此理淺顯，雖三尺童子，亦能知曉。而政府却不管這些，實行硬性限價，一切物價凍結於「八一九」水準。這者便構成犯罪，這又是如何能辦到的事？所以大部物價事實上都超過八一九價格多少倍，持有金圓券的人但問貨物有無，不計價格貴賤，政府既不能控制大量物資，以八一九價格供應，老百姓為了飽肚皮，也就無法遵照限價購買，另一部份人為了花去金圓券，更不考慮限價與否了。假如說不遵照限價購買的雙方都應懲之以罪的話，我敢相信全北平人，甚至全中國人沒有不犯罪的。事實已經搞到這樣，而政府

限持必須照限價交易，這種人我都不相信的話，何必掩耳盜鈴，裝飾門面？政府口口聲聲說要取信於民，這樣又何能把信用樹立起來？

所以事態的嚴重，確已到了非變不可的地步，假如政府無法應變，想不出辦法來，老百姓固然都活不下去，而政府的統治也必然發生動搖，會出現大混亂的局面。看這些天政府要員的談話，立法院的討論，都說明金圓券與限價政策已到了非變不可的地步了。

究竟政府會怎樣變呢？是否能變得好？變得有效呢？依我看來，希望是很渺茫的。

目前戰爭如火如荼，根本便缺乏改革幣制，穩定幣值的條件。試問歷史上那有一個國家在混戰的局面下，而把幣制改革成功的？打戰必要花錢，而最方便的辦法便是通貨膨脹，大開印鈔機。打戰是物資的大消耗，發行紙幣便是取得物資的最輕便方法。譬如金圓券最高發行額為二十億元，這個數目眼看便要足額了，假如戰爭緊張，需額孔亟，在戰亂第一，軍事第一之大前提下，又怎能非堅守限價額不可呢？仗既然非打不可，錢便非花不可，二十億最高發行額既然已是緊急處分今所決定的，將來自也可用緊急處分令變更之。金圓券既然是改幣其名，膨脹其實，今後只有更向膨脹的路上走。政府以戰亂為不變的政策，一切為了戰亂，戰亂為了一切，戰亂可以犧牲生命以達到目的，什麼通貨膨脹，物資財產的損害，原來是區區不足道的事啊！

或者有人說，戰亂固然是不變的大前提，戰爭固然必須打，假如通貨膨脹足以破壞戰亂，有害於戰爭，目的不變，手段可改，並非一定繼續膨脹不可。這當然是言之成理的。不過究竟將如何放棄通貨膨脹呢？我們所想到的不外兩方面：第一是實行有錢出錢，將豪門官僚資本沒收，徵收財產稅，把放出去的通貨收回來作戰費，不要依賴發行。第二是厲行統制經濟，管制生產，限制消費，使遊資無法施其擾亂技術。

關於第一方面。我以為很難辦得到，假如能夠辦得到，應該早便辦到了。豪門相親，官宦相衛，清算沒收不啻是與虎謀皮。何況豪門資本到了，官僚資本以外，尚有軍門資本也者，在此戰爭如火如荼時期，如何能動的得。宋子文便說過，廣州無豪門，孔祥熙何嘗不可說，美洲無中國豪門？請看上海揚子公司的案件，便那樣默無下文，還不很明白嗎？

關於第二方面，全盤統制生產消費與價格，必須有行政效率特別高，組織力量特別強的政府，並且須要正確合理的政策，週密完善的技術，我們實絲毫不具備這些條件。我國貪污橫行，行政低能，由來已久，於今尤烈，決非三月半載，短期間內，所能改善。過去經濟管制，越管越壞，不是已充分說明了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了嗎？

所以，假如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清算豪門，全盤管制上，分明是幼稚

可笑的事。因而，針對這兩方面所提供出來的許多美麗的設計，不過是空中樓閣，水月鏡花而已。

不過，在這里我要特別聲明的，雖然政府在基本政策上不易有所更張，無法清算豪門，全盤管制，就是不能放棄通貨膨脹政策，而重稅富人，減輕貧人負擔。如能夠有了局部的改善，不再鬧笑話（如重視十足準備之類），不再強不知以為知，不再行不可能的事，就是糟也不過糟到這樣快，人民也不致於弄得每天愁着買不到吃的。也許我這種想法太天真，在不唱高調的原則下，我願意作以下的呼籲：

一、千萬不能再濫發鈔票，那樣下去人民固然受害，政府又何如吃得消。目前財政平衡固然無望，但必須使赤字減至最少限度。這當然只有開源節流之一法。關於此都是老生常談，只要決心做去，多少會收點效果，萬一仍不得不依賴發行，但發行的數目千萬不能超過二十億最高限額。二十億這個數目雖然已經足夠形成通貨膨脹的混亂，但二十億混亂，畢竟比三十億的混亂要好得多。以我的預測，二十億的數目，因為中國人富於剝性，經濟還不會崩潰的，中國人生命都可以隨便被殺，被餓死，還有什麼崩潰不崩潰的問題呢？

二、限價政策必須更張。目前政府只對消費區限價，對生產區則無法控制，以致使產品來源斷絕。成品限價低於原料限價，使生產事業無法進行。尤其只限售價，而不限制購買力，並且天天在創造購買力，當然發生搶購的現象，使得大家拿錢買不到東西。所以限價徹底實行的地區，大家都抱着賣光吃光的打算？限價雖健在，但照限價並無法購到物品；在限價實行比較馬虎的區域，人民包括買賣雙方，早已自動把限價取消。這種破壞生產，破壞消費的限價必須立刻放棄。限價需要高明的技術與正確的指導而我們則正缺乏這些。我想政府也知道此路不通，而正苦無法自圓其說，在找取消的口實，其實此時應該勇於承認錯誤，決不能為了面子，而害人害己。

我們此時不敢作非分的妄想，一些辦不到的辦法，說了與事無補。戰爭如火如荼的局面下，政府能給人一種價值安定的貨幣使用，那才是奇蹟，希望只顧大都市，不問小城市，要政府花一大筆補貼，六大都市實行全面配售，也未免太重視都市人，太高估了政府的力量。全圓券既是一種不兌換紙幣，牠的政治在實遠大於經濟性，軍事政治形勢的變化，都可影響到牠的身價。金圓券所引起的災害，固然須要善後，身受災害的人民固然須要救濟，但實沒有什麼更妥當的善後救濟辦法。傳說中的補充辦法恐怕也只有向價格制度低頭，取消限價，恢復自由買賣了事，決不會有什麼有效辦法，還是可以想像到的。

平津之危與遼西決戰

北方戰場面臨嚴

重關頭

讓我們舉目望一望，濟南失守後的北方戰場，不由得感到情勢嚴重，大局可能劇變：

隨濟南失守，而燃起的北方烽煙，蔓延所至，大有燎原之勢。成爲北方戰場神經中樞的平津，已受到重大威脅，共軍有分由四路直逼平津的顯明行動跡象，一路是由關外西進，一路是由察綏東指，另一部在攻下太原後東移，再一路是自濟南沿津浦路北進，計劃會師平津，而結束整個北方戰場。

國軍自失去濟南後，已覺察出這個新形勢，便努力從各方下手，來扭轉這個危局，總統爲此，不辭勞苦特兩度北來主持這艱巨的任務！

這個擺在面前的危局，就是華北剿匪總部發言人，也是不諱言的，他曾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看華北戰場要與全國聯起來，尤其華北國軍支援東北及冀熱遼邊區，亦是說明今日已非某一地區之問題，而是一整個的，彼此間關係至爲密切，在匪全面竄動之今日，吾人無時不在提高警覺，蓋任何之疏忽，均足以造成最大錯誤也。」（根據中央社訊），剿總發言人言外之意，就是說濟南失守，已加重平津的威脅，東北的戰火，也有延燒入關的

可能，同時總部轄區以內戰火方興未艾，苟不善予應付，則前途當難樂觀。只是作爲一個發言人，不便明言罷了。可是，和剿總有密切關係的平明日報，會屢以報紙的立場，著論指出北方戰場的嚴重性！現在，再讓我們看一看，一個月以來的北方戰場演變，和危局的可能發展：

歸綏由危轉安

關內外的共軍，在九月底，展開呼應性的秋季攻勢以後。關內的共軍，偏像演惡作劇似的，把烽火在華北剿總的後門——綏遠——燃起，而且時間是在濟南失守，人心驚惶未定之際，繼而進撲綏遠的心臟歸綏，是很毒辣的一着棋。

那時，國軍的主力集結在北寧線唐檢段，剛剛把來攻的共軍打退，立刻要馳援歸綏，幾乎是件不可能的事。何況共軍爲了阻援，和攻歸綏的同時，已在平綏東段的宣化以東趙川堡，展開了不斷的攻擾？馳援歸綏！真是困難重重！

遠在塞外的歸綏，在共軍大軍壓境和孤立無援之下，已淪入濟南失守前的相同形勢！共軍憑榮臻的一，二，六縱隊，和賀龍，姚喆，康健民等部配合，共約十八萬人之衆，一時在綏遠境內，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消息傳來，歸綏以東以南的據點，如集寧，和林等

本刊特約記者

地，相繼失守，情勢已危急萬分！可是，傅作義絕不能忍受榮臻的諷刺，他一面請調寧夏和榆林的部隊馳援，一面在冀東抽出他的機動部隊，兼程由公路向歸綏推進。這時，北寧線上的昌黎一帶，便又陷入情況不明。

共軍拿下了集寧和林等地，正從事圍攻歸綏，包圍之際，國軍各路增援部隊，相繼開抵歸綏包圍附近，西進的傅部，並一鼓而下集寧，確保了歸綏東方的咽喉！共軍看見國軍主力開到，還是避免硬碰硬，竟全軍兩撤，集中殺虎口長城內外山地，讓國軍撲了一空。但是，歸綏垂危之局，也因而急轉直下，又苟安一時。

攻歸綏的共軍主力，南撤以後，在等待一個適宜的機會，國軍明知共軍必不甘心，勢必再攻，所以數度自歸綏南下搜索挑戰，以除後門之患，奈何共軍隱匿山區不出應戰，這之間，共軍的主力一部，入殺虎口，經雁山關入察南張家口以西地區。

歸綏攻防戰一滑而過後，平張鐵路間，宣化以東趙川堡的戰事，却始終沒停息，共軍執拗不退，總是要遮斷平張交通，以進行他續攻南口，張家口，或是歸綏的第二步行動！此外，由於華北戰場扯開在東西兩端，一在綏遠東南，一在冀東

，所以國軍主力已分開集結，在這種形勢下，露出了一段大空隙，那就是北平張家口間鐵路線，兵力較比薄弱，爲潛伏在冀熱遼邊境上的義勇隊部第三，四縱隊，第二縱隊第四旅所注意，種下了報章登載一時的一關溝之戰的因，乃有後來國軍獲捷之果！

冀東自大戰以後，共軍主力八，十縱隊出關，二，三，四縱隊轉到平綏東段，所以，在漫天烽火之際，冀東却相安無事，只是唐榆線不通，昌黎易手。

錦州對峙

九月：錦州和歸綏，一齊吹來了腥風，這兩座同處在北緯四十四度以北，幾乎部位相同的名城，和在北緯四十四度稍南的北平，在地圖上看去，像一個羊腰三角形，錦州和歸綏似一付沉重的担子，重重地壓在北平的肩膀，而北平的地位，也正是一個荷重担的人！

錦州和歸綏，作爲一付一重担，自然她們的演變要直接影響荷担的北平，所以，當担子搖搖欲墜的時間，北平的官民，都感到担子的沉重了？

遼西的共軍，一共發動了林彪所屬第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一等縱隊，和一個砲兵師，兩個獨立師以及若干軍區民兵，據說約三十萬之衆，在九月底先後吃掉了錦州外圍的據點，和錦州綏上的車站，把錦州圍住，孤立

了錦西及葫蘆島。
 入了十月，共軍對錦州發動了初步進攻，首先以砲擊毀了機場滑走路，以炮陣控制機場的生命，藉制了錦州的空路運輸，繼續對錦州步步逼近。

扼守錦州的國軍，有范漢傑所屬精銳盧濬泉的九十三軍，關漢勳的第五十四軍，還有一些直屬部隊，共約七個師兵力。均被共軍所困，在援軍沒有到達之前，只有苦守孤城，沉着應戰！彈藥的消耗量與日俱增，僅有賴空軍支持。

共軍在遼西吃了所有小據點後，實力也有相當損失，需要補充一下，而圍攻錦州的部署，也要重新調整，所以沒有得立刻向錦州發動進攻！

錦州：便因此得到一個時期的喘氣機會。

國軍當然也要趁這機會，及速向錦州增援，但是，又一時沒有數餘籌碼，只好由關內，抽調了侯鏡如的九十二軍出去，大部由海路開往，在葫蘆島登陸。北平某大民營報紙竟以為這是台灣新軍開抵，竟發出新聞。其實，當時，台灣新軍尚在途中。據一位當日從葫蘆島到北平朋友說：「登陸的軍隊有駱駝跟着，台灣哪兒有駱駝？」這話真够挖苦。

如果，台灣新軍早日趕到，錦州情況會完全開朗。馳援的九十二軍配合葫蘆島的守軍，勢孤力單，怎能冒險北上？因此，登陸的援軍對於錦州，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弱旅，只好用來守住葫蘆島，——這是十月初的錦州情勢！

蔣總統北巡

在烽火就要燒到了平津的時候，蔣總統帶了海陸空軍的總司令，還有高級幕僚一共約有三十人，在九月三十日自南京飛到了北平。親自部署指揮北方戰局！

當時的歸綏和錦州戰場情況，正是前面說過的，呈現膠着狀態：蔣總統到平以後，會和傅作義作了一個長時間談話，徹底了解了華北戰場實況，在十月二日又親自飛到瀋陽，和衛立煌作了次詳談，於是對東北戰場的情況，也獲得完全明瞭，在瀋陽停留一天，三日午

前，自瀋返平。立刻對北方戰局的攻守進退完成了新的部署和戰略。爲了完成對北方戰局的新策略，保密，總統到瀋陽，該地的報紙在次日都沒有發表，直到三日，蔣總統離瀋返平，瀋陽的報紙才把蔣總統的來和走的消息，一齊發表，可是，却沒有說離瀋到什麼地方，由此足見總統北行之重要。

據說總統對北方戰局，決定放棄長春，調久住瀋陽的雄厚國軍三分之一，沿北寧路南攻，準備在錦州附近，和自葫蘆島北上部隊，呼應夾擊兇殘共軍主力，另一部自瀋南下，克營口，打開海路，以一戰而定東北，兼以安定華北。這一個行動，是因地制宜的變通部署，是重大的冒險！

就開始了撤退行動。而瀋陽的國軍，則整裝出發，聽說那時因爲錦州情況沉寂！大戰未起，如果得順利南下，則可趕上錦州戰再起的時間，守軍將共軍主力吸住在錦，再急速趕到夾擊，因爲從新民到錦州的路程，機械化部隊只消四天就可走完，守錦州國軍素稱饒勇，起碼可以支持四天，這一來，可以打一個大殲滅戰！

長春國軍的撤退方式，並不是理想之中，是傾城大軍南撤，而是留一部守城，一部向南試行突圍，如果有進展，守城的再掩護軍政人員南下，否則突圍部隊回城，待機再突，據長春逃平的關係人士說，突圍部隊曾三次南突，均爲共軍所阻，共軍圍城的部隊有第十二縱隊和十個獨立師，以及若干民兵，實力較厚，所以，始終沒有突出來，反而發生了會澤生所部六十軍易職的事變，和鄭洞國所指揮的李鴻所部新七軍，發生了激戰，長春便在这种情形下，宣告易手了！鄭，會，李三將軍，都沒有殉難，現在人間。

總統自瀋陽返平後，在十月五日上午，又飛到天津去巡視，下午就借隨員乘軍艦，在渤海上游弋，重新估算一下濟南失守後，渤海的形勢，並且會到葫蘆島上，巡視了遼西走廊的惟一海口，完成了新部署，六日續作海上巡視，遍閱渤海的重要海港，於七日返津，午後由津坐車回到北平。八日上午再和傅作義，張厲生等人談話，在下午

乘機離平飛到上海。
 總統這次來北平，除了完成北方新軍事部署外，并加強了國軍的實力，計陸軍有台灣新軍北援，海軍則調了若干艦艇以及重慶豐雨兩艘軍艦到渤海灣，空軍有蚊式機數十架到北平機場，同時，十月六日，行政院會中，何應欽報告軍事後，政院喊出了一維持東北，確保華北，肅清華中——之原則。從這些事看來，我們可以對蔣總統北來的決策，看出一個範統的面影。

關溝險勝平張賴穩

前面曾經說過，當國軍主力被分開在東西兩端以後，露出了平綏東段張家口北平間的空隙，就被聶榮臻部所注意，第三縱隊配合民兵，在歸綏戰前，以至於戰事轉寂，一直不斷地進攻宣化以東的趙川堡，另部共軍並出沒於張家口的外圍，藉以牽制國軍。

第三縱隊攻趙川堡，本來就是要配合第一，二，六，八縱隊，進攻歸綏的行動。後來，歸綏之戰轉寂，一二等縱隊由綏入雁北到察南，想攻張垣，於是第三，四縱隊和第三縱隊第四旅，便再作配合行動。兼想在平綏東段上的空隙，找一個便宜，首先在十月九日，向平綏東段的沙城迄昌平間，展開初步行動，一部共軍攻沙城，以斷張家口國軍南下增援之路，一部撲昌平，以控制關溝以南高地，另一部在沙河附近，破壞鐵路以阻北平國軍北上救援。其主力則向沙城昌平間，

作正向進攻。

從十月九日開始，默默中，展開了最奇最驚險的關溝之戰，這戰事，正是記者在上期本刊通訊，結尾時所說的一除了錦榆段和綏東兩戰場之外，多少人默禱北方的別處，不要再起烽火，或者可以安然渡過這考驗，不過人們不願發生的事，往往會偏偏要發生的！終於這人們不願發生的事，終於偏偏要發生了。

關溝之戰，在國軍是准勝不准敗，如果真的失敗，則北平和張家口兩大都市，都要變色了。而共軍是占着成則進，不成就退的優勢，然而，既然打了，誰也願意成功，不願意垮下來，所以雙方交戰，時間由一天，兩天，延擱到七天，地點由沙城，昌平南北兩端，向長城山城縮，縮，結果雙方主力縮集到關溝一帶，打了一次橫涼水之戰後的第二次決戰。

戰到最烈階段，共軍的兵力集有二，四縱隊，獨一，七兩旅，新七，八兩師，向據守關溝的國軍十六軍主力，激戰了三天三夜，在十月十五日，國軍分由南北，援到達，南下的是傅部，傅部將張垣外圍佈置好以後，一瀉而下，而這時在雁北察南的共軍主力一部，也乘國軍南下，又回到了綏東南，種下了再攻歸綏的隱機，北上的是九十四軍。兩路援軍開到，共軍一不成就退，紛紛退向青龍橋以北山地，不過因國軍兵力優厚，共軍死傷高於國軍，這一仗共軍吃了虧，平綏

東段國軍得到一個時期的粗安，可是共軍的第三縱隊，沒有參加會戰，都在戰烈的時間，悄悄地自察東越過鐵路，移到察南，後來四縱隊也和三縱隊會合，不時出沒於察南，派應會一度失守，就是這部共軍表演的，所以，國軍發言人曾指出：平綏東段將仍有大戰！

「關溝險勝」，十月十六日平津各報會如此標題。真的，關溝之戰實在危險，如果國軍不能趕到，十六軍就要全軍覆沒，戰局立刻逆轉。其實，國軍早些馳援，可以使十六軍少吃虧，只是苦於無可抽之兵，九十四軍從平保路抽出北調後，高碑店就被攻陷，松林店也一度瀕危，這就是顧了那兒，守不了這兒，兵力不足的原因。

錦州失守戰局逆轉

和關溝之戰同時展開的惡戰，是錦州的慘烈爭奪。

錦州外圍戰事，經雙方重新部署之後，在城郊的序幕戰，便在隆隆炮聲下揭開。而戰事的發展，不日形成一面倒的頹勢，四周的據點相繼為共軍占領，十月十三日戰事入最高潮。共軍自十三日始，以將近二十萬人的兵力，對錦州集中總攻，國軍兵力既弱，兼因形勢不利，士氣無法維持，實力隨弱，坐鎮的范漢傑，見大勢已去，當親率直屬部隊約一萬人，向錦西突圍，或在突圍途中，和北上馳援的國軍會合，以對共軍展開反包圍。誰想在突出錦州以南，不到一百里的地

方，為共軍預備部隊圍住，未激戰即全遭生俘，這位曾在膠東大戰叱咤一時的范漢傑，竟被共軍輕輕擒到！

國軍的預定部署，是想犧牲錦州的設施和共軍混戰，以吸住共軍雲集的主力，然後分向瀋陽沿北寧線南下的兵團，和自錦葫線北上的新軍，以鉸形陣勢對包圍錦州的共軍，進行反包圍，一舉而殘滅共軍的主力。

沿北寧線南下的國軍兵團，約四個軍組成，重武器也大部隨行，自錦州第一次吃緊時，展開了行動，當時因遼西地區沒有共軍的主力，所以自新民出發，進展相當順利，首先克彰武，新立屯兩地，以屏障沿鐵路南下的正西部隊，兼以切斷攻錦州共軍的補給路。不過，克了上面兩個據點後，國軍不得天時，連日遼西地區陰雨綿綿，道路泥濘，機械化部隊前進受阻，四天就可以開到錦州的行程，遇到惡劣天氣，推遲日程失去了把握，不知什麼時候才能趕到錦州，這一來士氣挫傷，錦州的守軍也失去了一半希望，焉能死守待援？

南下援軍既不能及時馳來，便只好盼葫蘆島北上的新組兵團，據說這部兵力是由新軍，九十二軍，和自烟台撤到的部隊組成，兵力較少於南下兵團。這部國軍在飛機配合下，曾發揮了最大力量，在共軍的阻擊下，越過了塔山，高橋，陳家屯，向女兒河逼近。可是，共軍在這時把潛伏在高橋，塔山以西的部

隊，調到高橋，塔子猛攻，想切斷北上國軍的後路，其勢甚動，北上國軍果然受不了這種奇襲，立刻撤了回來。至此，南北兩路馳援部隊完全受阻，錦州的守軍絕望了。

十月十四日錦州戰事急轉直下，共軍把握了時間，對錦州發動總攻，國機不斷出動配合守軍戰至最後到十五日午，錦州整個戰鬥沉寂，北方戰場形勢逆轉。

共軍對錦州，志在必得，終於得到了。北上的國軍會奉令再向錦州突進，無奈兵力不足，進到錦州邊緣，又撤了回來，險些連葫蘆島也受了威脅。於是，奪回錦州，成了口號，據說共軍在錦州積極佈陣，準備死守不放棄！

蔣總統再北巡

「錦州不可失」！它是東北和華北的咽喉。然而，終於失了，北方戰場完全進入最嚴重階段。雖然，十五日曾傳來關溝捷報，但不是以補錦州失守的創痕！

十月十五日，錦州失守那天，總統夫婦，自京飛到了瀋陽，十六日召見當地將領後，會親到新民前線督師，激勵士氣，北寧線上正面國軍，當於十六日攻克繞陽河，直指黑山！以早日攻克繞陽河，再和北上部隊配合，反攻錦州！

十月十六日午後，總統夫婦離瀋飛抵平。十七日會到香山渡他農歷九月十五日六十二學生日。十八日據說會又去了次東北，地

點是錦西，不過，報上並沒有發表，都說是和傅作義，巡視西郊，其實西郊有什麼可值得一再巡視的呢？只是報紙無法據實發表，權且交代一下罷了。

蔣總統再度北來，爲了要坐鎮北平，親自指揮北方戰局，親近決定軍機攻守進退大計。

關外共軍攻占了錦州，立刻把兵力分兩路，大部北上在北鎮，黑山新立屯等地佈陣，阻國軍南下之師。一部向高橋反攻，進而再得塔山，直壓葫蘆島之背，入關助戰，僅爲時間問題。

山東的共軍陳毅部第一，四，六，八縱隊，和劉伯誠的第十一縱隊，以及魯冀豫民兵，約十萬人之衆，在魯南兗州，鉅野，泗水一帶佈陣，擋住了北上的國軍，確保濟南的大門，顧祝同，杜聿明在平對魯省的現勢，也加以承認，足見國軍對魯戰局的打開，一時是辦不到了。攻入濟南的陳毅部第一，六，九，兩廣，渤海，快速六個縱隊，經休補後，相繼開到魯南待機，餘下第三，十三，新八，新十一四個縱隊，整補以後，據說已自津浦段北上，並且到了滄州附近，直接威脅了天津！

此外，太原攻防戰正緊，如果太原不守，則山西的共軍賀龍，徐向前等部，共數十萬兵力，只要抽出一部，乘石太路火車到石家莊，然後由石家莊循平漢北段直逼保定，保定已是危城一座，不攻可下，與津浦段共軍可遙爲呼應，北指平津

同時，在關溝獲捷的時候，察南雁北的共軍，已相率退回了晉綏邊境，配合賀龍，姚喆，康健民等部，再攻歸綏，歸綏國軍爲救援張家口，和關溝，大部回師，異常空虛，岌岌可危，如在攻防戰展開之際，在平綏東段的共軍第二，三，四縱隊，將要再攻關溝，張家口，北平又要告急，以國軍有限的兵力，實難兼顧，勢必有一失！

歸綏緊，包頭失

國軍攻石門

華北戰場，重心分開在冀東和綏東南，冀東因爲雙方主力調走，相安無事，綏東南則始終外馳內張。自蔣總統來平後不久，共軍便又對歸綏發動了攻勢。

綏遠省內因大軍東調，兵力異常稀少，共軍莽然往攻，情勢空前危殆。共軍的進攻目標，分指歸綏，包頭。

包頭的守軍，量寡值弱，無法抵擋大批的共軍，終於未經戰鬥，便向西撤退了。當時，歸綏頗陷孤立，成了斷線風箏，共軍開始以孤形陣勢，向歸綏合圍。

華北剿總轄區之內的省城，如保定，承德，張垣，歸綏四市，自剿總成立後，還沒有失守過一個，這是傅作義所引以自慰的。這次，歸

綏瀕於險境，傅作義當然不肯輕易撤守，何況歸綏還是傅起家的根據地？而且他手下多少子弟兵都是歸綏省壯丁。如果歸綏有失，士氣將無法維持。

所以，國軍不分日夜，向歸綏馳援，在歸綏外圍的共軍，僅僅作了幾次試探性進襲後，便停滯下來，因爲，共軍避免主力戰。截至寫稿時，形成膠着狀態，惟歸綏機場，已受破壞不能使用空路斷絕，共軍對歸綏，使用了對錦州的戰術，像似要圍困危城，伺機猛攻。不過，國軍增援部隊一部，正續向西開，也許會衝開共軍，但是在平綏東段的共軍第三，四縱隊又活動起來，西進的援軍恐怕會受牽制。歸綏戰場如何展開，尙在未定之天。

和歸綏同時告緊的

是太原

平保路的高碑店，定興等地，因九十四軍北援關溝而失守，後來九十四軍四師，在十月二十五日將各地攻克，二十六日直達保定，國軍並有後續部隊開到，於二十七日突出奇兵，向石家莊反攻，二十八日越望都，過清風店南下。據軍方發言人說：「這是援晉的大兵團！」太原的守軍，得到了精神上的增援！

保石段上的共軍實力空虛，僅有些縣大隊民兵，後來只有抽調了平保路東側新城一帶的第七縱隊去應戰，然而，國軍兵力大，終於擋不

住，看樣子，國軍是可能進到石家莊的！

總統北來後，調來了約四個軍兵力的台灣新軍，擔任了冀東和津南防務，所以，傅作義有數餘的籌碼抽出來，向保石段投下。

遼西戰緊，瀋陽危矣！

矣！

遼西的國軍總統親自督師，一切攻到黑山，但是，立刻遭過了自錦州北上的大批共軍阻擊，同時自新立屯閃退的共軍，也鑽了出來，要切南下國後的後路，所以，反攻的變成被攻的，展開了激戰！

在遼西作戰的國軍，是從瀋陽抽出去的。所以瀋陽國軍當然實力大減，而這之間，圍困長春的共軍，自進入長春以後，便抽出約十個獨師的兵力南下，配合瀋陽週邊的共軍，向瀋陽突襲，立刻把瀋陽恢復到去冬被攻的情況！

向遼西出擊的國軍大部，不得不回師增援，然而在遼西幾經苦戰，殘破疲憊，回來的已不是出發時的

北方問題重重

本刊特約記者

中央與地方

誰都知道中國的問題在北方，而東北更爲天下先。可是北方被看的程度够不够呢？

平津冀三議長第一次在今年二月十五日到南京去請願，所得的結果是「大北方主義的復活」，中央不太能了解地方的實際情形，很容易被另眼看待，結果却不成功爲結果，於是到了八月尾楊亦周，許惠東和郝灌助代表又陸續再飛南京，作第二次請願，鑒於第一次的若干激烈的話被誤會，所以到九月二十八日他們歸來時說：

「這一次我們沒有刺激任何人，只是說明地方的嚴重，用的是逐漸說明的方式，一層一層的推到最上層，別人都不能解決的，再請繫統來決定。」

他們說明這一切目的都是爲了中樞的瞭解，最初的目的本爲了請求美援，仔細的一問，才知道了些誤會也由於地方不够瞭解，如今明白了，而局面又變了。比起濟南來，華北還是有爲的，濟南派到中央去的請願團不是不努力，只是太靠中央，忘掉了自己本身努力也是不够的，自己站不住，靠中央也沒有用，我們北方有傅先生，也更應當提倡勤儉運動。不過中央也得使地方能够活，要不然，大家都死了。

「戡亂」的政策也沒有方法來繼續。

譬如新叛的吳化文問題，我們相信地方上事前不會不知道的，而且有些事情不是不能由地方來決定的，可是沒有做到，也不能事前加以緩和，於是爆發了，便沒有什麼辦法。

這次請願冀平津各有各的問題，平津兩個都市是同命運的，河北只剩了千幾個點，已然沒有什麼大作用。據說這次除了食糧以外都可以說是勉強有些成就。而糧食却是當前最要命的問題。北平的配粉一到了九月份，已然沒有方法繼續了，到處都是搶購糧食的人，多少糧食鋪子爲限價，都準備售光了存貨不再繼續。糧食部一味在打官腔，大家吵了一頓，也算有了一些原則決定。看以後的實現。他們說：「中央就是這樣，你不爭，他就不肯給。」

東北游資

冀平津三議長這次到南京請願，一方面是爲了北方受盡「偏枯」向中央爭取「美援」一方面則是爲了東北的游資——主要是軍費大量進關，要把華北的經濟擾亂了。在飛機場上，便可以看到「整箱的鈔票運到關外，不開箱又運回來」，傅作義氏也感到軍事有開展，而經

隊伍了。瀋陽的形勢，滿想隨遼西決戰而好轉，誰知事與願違：和遼西大戰同時進行的是，遼南國軍反攻營口，在遼南的共軍大部參加遼西之戰，兵力較少，所以國軍不費力的拿回了營口。恢復瀋陽的海路運輸，假如遼西戰事順利，奪回錦州，則瀋陽有救，而且大有可爲。可是，兩條路只打通了一條，好多人推測，這條通海之路，大概要變成東方的敦克爾克，依目前東北戰局的急轉劇變，雖也不能不有此一想。

平津！——古長？

濟不能配合，是一件最危險的事，也主張大家快一點去。三個議會都沒經過開會手續，三議長就出發了，河北是由魏墨山代表。

「金圓券發行以後，東北游資仍然向關內流，比流通券時更嚴重了。東北向中央說是有八十萬兵，實際只有三十萬，而軍費支出浩大，那裡能買一個茶碗的價錢，到這裡就能買到十個茶碗，那裏的軍費佔全國的支出三分之一，甚至到二分之一，這樣多的游資到華北來個不完，地方又怎得了？」

三議長在京滬向各方面談到這個問題，許多人還不相信，甚至國防部何應欽部長也不十分清楚，他還認爲只是商人作祟其時這就是一個軍費問題。聯勤總部却清楚多了，他們正在想辦法，他們又說給翁院長聽，翁氏連說「荒唐，荒唐」。

一個月以來戰局的急遽演變，有出乎意料的迅速：使原來就飽受危殆的平津，更加多了嚴重性！

平津催敵城防捐正急，據說當局已決定在平郊建起星羅棋佈式的工事，大軍也源源開到冀省，看情勢平津是必守不退的了！

戰事的發展，如果到了守多於攻，甚至儘守不攻的階段，已是勢大不可爲了，守住了平津兩個點，更沒有任何價值，何況近代歷史的記載，有幾個人能戰至平津，猶能扭轉大局的呢？而且平津之地是無法固守的！

如果，真是死守不撤，平津將是吉長第二，老百姓要陷入萬劫千災的深淵，展望前途，實不勝迷茫悵惘。

蔣總統在北平坐鎮半月，在十月三十日回京，是不是已經對北方戰局的攻守進退，有了決策呢？在沒有明確發展前，只好看戰事的演變！

內戰持續了三年零兩個月，平津之變化，將在內戰史上劃出一最明顯的階段。

平津之危，如果能解決了中國之危，則平津雖危亦不足惜，中國的人民，無論是在那一個區域的，都已財窮力盡，再也支持不了無限期的內戰所予的重担了！願平津的演變，將成爲和平中國肇始的第一頁慘劇史蹟！

最後是想出了兩個解決辦法，一是軍糧券代替金圓券購糧，本身可以流通，但不能匯到關內；一是實行新經理制度，使管錢的人，摸不到錢，尤其是按照實際名額發餉，不許自由吃空額。這兩件事，如果可以作到，那麼，成爲關內泰山壓頂的東北游資可以解除，而對東北身是怎麼樣呢？他們却沒有談到。

地方負擔

地方負擔一天比一天加重了。先說北平城防費，原已籌到二千噸洋灰和三千多億現金了，下期却要五萬億，這在貧窮的地方上如何拿得出？

劉總派到北平的馬乾費一百四十萬斤，給價一百億，但地方在八月份應額外代付的是一千八百億元。還有九月到十二月的馬草用八月份價格來計算，那要花到四千八百億元。如按現在價格計算，已然不籌了。結果只籌了六百億後，就再籌不出款來。

地方上要組織保安旅，這筆經費全由地方出，按八月份物價計算，就要一萬億元，也沒有法子找到這筆錢。

還有修飛機場的三百億已然拿出來，再有新工程又籌不出款子來了。老百姓根本沒有進錢的道路，又從那裏拿出錢來呢？

中央方面却說，國防部也沒有這筆經費，對於城防費是沒有辦法，後來才由另一位大員說，你們可以照青島的例子，因爲中央已經專

案給他們核准了六十萬金圓（折爲二萬億），我們希望是至少由中央補助一半，但是我們這個數字原沒有折扣，而中央方面却一定不會照數給：「怨來怨去只怪自己太老實，不會說謊話」這件事已請傅總司令用專案撥青島的例子呈請，能够核准多少還不知道。

馬乾方面，聯勤總部新規定，中國馬十三萬元，洋馬二十二萬元，這數字只够實際數字十分之六，但比過去已差得多了，馬草的問題則還沒有解決。負擔的數字仍然不少。

生產問題

生產都停了，人民又怎麼辦？北平有傳統的手工藝，可是都沒有本錢，手工藝人都改了行，請願團要求：生產貸款不可停止。即使各地緊縮，對華北也要特別看待，最好提前發，才能救急。民意代表說：

「不只是手工業，各工廠都不能正常工作，中紡公司一星期內作三分之一的工。資源委員會各大廠也更不得了」。

翁院長本是主持過資源委員會的人，他他知道這件事困難，他表示生產貸款是有的。但要到十一月二十日以後，那時法幣全部凍結才能談。許惠東說：「我們北方不可不等到那時候，不然就都早餓死了。」翁院長問起對於北平特種手藝有什麼辦法，許氏說北平參議會對此已組織了特種工藝委員會，專門

從事輔導，這些特種手藝，費力小而收穫大，可以換取外匯，翁院長聽了，也表示很以爲然。因爲每月北方有一百多萬美元是靠了手工藝的產品。

北方爲提倡手工藝，並包括資原委員會的各工廠，希望能够一次貸款二千萬金圓，促進地方的山貨對外輸出，翁院長已答應予以考慮。

「我們回來看到報上說，生產貸款已在普遍考慮中，或者爲期已在不遠，也許一律比預定的時間都要早一些。」

華北與上海最大爭端就是天津出口的物品要在上海結匯，而進口又給的限額太少，地方是出不敷入，受了很大的限制。加以缺少營運的資金，如包頭有價值四千萬美金的羊毛，就沒有資金運到海口來外銷。

冀平津三議長與各方面談到這件事的時候，金融當局都表示不知道，同時還表示驚訝，後來他們說，那時是因爲限制申匯的原故，今後凡在天津出口的，可以在天津結匯。

進口限制，根據天津輪管處孫明哲處長的材料，認爲太偏枯了，只佔總額百分之三點四至百分之十一。要求改佔總額百分之二十或爲天津出口外匯的百分之五十。但上海負責人說：天津實佔了出口額百分之九十，輸管會的分配處長拿出他的統計來說，上半年出口一千八百萬美元，入口九百萬美元他把一

切經過天津用的外匯都加在一起了。這一點，大家觀點不同，也便沒有結果。

「我們很鄭重的說，出入口影響北方社會經濟太大，北方現在窮得連山貨輸出的力量都沒有，我們希望二千萬金圓的出口物資貸款能够早日成功」。

天津自然注意這一點比北平還利害，北平爲了增進出口的特種工藝，十月十日在中山公園舉行盛大的覽會，顯示現況下的成就。」

自衛特捐

自衛特捐中的鹽捐本是中央統籌的，每月撥給地方五百億。如今鹽稅大大的增加了，希望自衛特捐也能够成比例的增加，這是河北省捐稅中的一個大問題。

我們希望鹽捐每担中央撥給二百五十萬金圓券，並非滿天要價，而他們是就地還錢。中央只肯給增加五倍，計爲二千五百億元，這折成金圓並沒有多少。最後中央却只肯給我們八萬金圓，我們希望的却是二百五十萬金圓，相差太多，行政院李秘書長維果說：「再加十萬吧，加十五萬圓吧，這都不能成比例。我們回來對鄭道儒秘書長說起，他說真是差得太多了。」

他們更指出傅總司令一個月的辦公費只有十億元，這怎麼够？主要的是要靠道自衛特捐，而特捐中主要的又是開灘的煤，這兩個月來，由於運輸不够數量，也就不能得到預定的款額，八月中借了五百億，這個月又借了一百億，這樣拖了下來

津浦南段被「俘」記

—南京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國內毀滅性的戰爭，害了我作了一次「俘虜」，九月十五日——中秋節前兩天，我請准了短假，渡過大江，搭津浦車回鄉，想與家人共度中秋，誰曉得這次旅行竟使我嘗到俘虜的滋味。

浦口車站月台上擠滿了各色各樣的人，旅客也有，管理人員也有，傷兵也有，軍隊也有，每個角落裏幾無隙地。人聲噪雜秩序紊亂，不論你走到甚麼地方，都可以聞到一股股的嗅氣。我懷疑，也許是失望，這首都所在地，爲什麼竟搞成這樣！

事情真不湊巧，昨晚由蚌埠開出的列車，在長淮衛附近被炸，快車停駛了，並且連慢車是不是有都說不定，對於我這急于返家的人，等於直灑了一頭冷水，折回南京吧！既然來了，並且好不容易才請准了假，下午是不是有車呢？我的回答是等着看。即使有車是不是有被炸的可能呢？我的回答總不會那麼巧吧。终于在既來之則安之原則下，一直等到下午，幸好並沒有失望，

下午二時許開始售票了，是一班北上混合車，我買到了票混雜在人群中，擠上了最後一列的守望車內。

好了，車開了，似乎替自己解決一個自己無法解決的問題，我相信只要與我是同樣處境的人，一定有與我同樣難以形容的喜悅的。此時，我的思想配合着那雄偉的輪軸節奏在奔放，由車窗看到晚煙籠罩着的皖北田野，那初至浦口時所聞到的嗅氣以及自己所乘的車是否有被炸可能的憂慮，皆如煙一般的消失了。那輪聲也即刻變爲「拼命前進」的安慰了。

因爲是慢車，所以沿途每站必停，足足六個小時才抵達明光。列車甫停，問題便來了，據說前面第二站石門山，有千餘土共越路南進。車站爲了旅客安全起見，派警備車先行出動護路，客車隨後前進，中途在明光以北西姜站停了一小時，約午夜以後，安全通過石門。車抵小溪河時，我們一度緊張的心境，如去重担，漸趨平靜了。之後，警備車任務完畢了，不再前進。客車繼北續上，我們以爲

去，又怎麼得了。傅總司令不肯向中央要錢，而中央也就不能按時把款子撥下來。爲什麼不要呢，他就是這麼一種脾氣。

如果煤不能如期如數地運出，而中紡的布也在減產，這鹽捐又不能比例的撥到，那麼專爲維持民衆武力所需的自衛特捐便枯竭了。這是一件大事！

第一次三議長請願時要求的一自衛特捐——到了第二次請願時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學生與難民

談到南京的學生來，他們認爲比平津的流亡學生還兇的多，那些從河南山東去的流亡學生也是常常包圍國民政府與教育部，弄得朱部長沒有方法應付。在方式上和東北流亡學生一樣的，有不少不妥當的行爲。

北方的東北臨大本來要辦，後來又取消了，我們要求教育部要多負責，並且請他們派專人駐在平津。教育部說，他們有一位劉求南督學在北平，希望多和他取得聯絡，至於如何有進一步的辦法，還得地方上多多努力。

至於難民問題，中央注意在於以工代賑，注意積極性的救濟，先要有組織，然後才能有工作，要中央想辦法，却要地方上先有辦法。

一美國有一個兒童緊急救濟團體，曾遍教濟自哺乳到十八歲的青年，希望中國先在各地有兒童福利站，然後他們可以給牛奶，午餐及一套衣服，幫助幼小兒童能活，大

的孩子都能有工作，這問題是要我們先有組織，幾十個幾十個難民先在一個地方集中，組織，工作，然後纔能得到救濟。

救濟是一件最重要的事，不然人民沒有這多的生命支付給戰爭。請願團最不滿意的就是糧食部，當他們見了糧部關部長時，關部長吉玉却說「給你們五十萬大包麥子，你們爲什麼不運？」你們究竟不要？

糧部民食調配會告訴我們，你們每月有七萬袋麵粉，其中五萬袋是次粉、到八月底不辦，就取消資格。河北省七月份的八萬袋就是到期不領取取消了。——這個請願團便問道：

「這已是八月底了，你們還要公文旅行一陣纔能送出，我們市政府收到又得公文旅行一陣，你們自己算一算，這又怎能來得及？這樣你們不僅是和我們開玩笑，也是和華北人民開玩笑，更是和國家及我們能運到。」

此外，每個省市還有每個的特殊問題，也都分別向中央有關的當局加以說明。他們自認請願沒有動一點感情，只是說，既然要我們裁亂，那必然要解決這些問題。問題於是攤開了——你看怎麼辦？——地方與中央的距離不能不逐漸縮短了，於是蔣總統在十月中兩到北方，一次住了十天，在八日離開後，又於十六日再來北方坐鎮了。這些問題也許在總統坐鎮的時候可能局部得到解決。

石門已過，總可以相安無事了。但是車行數公里，轟然一聲，機車被炸，隨着掛車數節翻身，西方槍聲大作，喊殺連天，乘客爭先恐後，都逃到兩邊田裡，護路警三人未敢作任何反抗，亦携械逃走了。我為安全計，隨將自己的制服脫下，彎下腰，彎着腰，小心謹慎地跑到自己以為較為安全的所在，一切只有聽天由命。

在槍聲間歇時，可以聽到田野之內有孩子的哭聲，婦女的呼喚聲，以及那被壓在車下旅客的慘叫聲，不久槍聲與喊叫聲都停止了。此時田野真是一無聲息，又死寂得那麼可怕，跟着這一陣寂靜以後，又聽到許多的脚步声，我像炸車放槍的人一定是走了，不然躲避在田裏的旅客，為甚麼都敢出來，於是自己也舒了一口氣。

在我的神經稍為鬆弛以後，對那愈來愈近的脚步聲，發生懷疑了，假若是旅客的話，為甚麼一聲不響呢？我爬在地上抬頭一看，看見愈走愈近的一羣人，頭上都帶有軍帽並且在背後都露出一根鐵槓，分明是共軍來了。我不敢再想，甚至不敢做一次滿足的呼吸，我低頭看看自己，與手裡提的一個小包袱以及包袱內那一套不得不棄棄的制服，一完了一，我想。

不久四週共軍都集攏來了，強令乘客集中，然後分成兩排，個別向我們訓話，叫大家都不要害怕，說他們是人民的軍隊，絕不會為難人民的。他又說國民黨怎樣獨裁，不民主，以及國民黨的官吏如何貪污，國軍怎樣腐敗，並說青濟南被圍，不日即可解放，（編者按：濟南已於九月二十五日失陷），明年三月他們就攻佔南京了。最後高呼口號，消滅×××，打倒×××，叫我們乘客鼓掌應命。

政治部主任說完這一大段話以後，又令全體乘客立于高地，繼之有兩位共軍抬了一枚炸彈，置在傾斜的機車下，眼着轟的一聲，那拖我們前進的機車便如此被澈底的粉碎了。

在共軍嚴密的檢查下，有六十三個被他們認為有問題的人，需要跟他們到一邊區去。其中包括司機，車長，軍人，學生，婦女等，我雖然未穿制服，終亦未能倖免。此時一位共軍軍官用極惡毒的口吻，向那些被他們認為沒有問題的乘客說：「抱歉得很，我們為了一革命一，而破壞交通，今晚誤將諸位就擱在此，尤其一般以有限金錢做小生意的，或許將貨物損失，我們于心不忍，現在已將全部貨物集中，盼諸位各自檢視領回，如有不幸將貨物全部損失的，我們願意幫助你們少許路費，以表示我們的歉意，并祝諸位平安回家過節，來日再見。」

於是在無數旅客中只剩下我們六十三人成了一俘擄，我們夾雜在所有的共軍中間，彼此皆垂頭喪氣的隨着共軍前進。

次日拂曉，到了臨淮關以南約三十五里的曬吧店，據說這就是一邊區政府所在地，此時我們才知道

這這批共軍的番號是財（貽）鳳（陽）嘉（山）人民解放軍，約數百人，服裝武器甚差，然有電台設備。到後，首先將我們集中於空場上，登記身份，個別談話，向我問話的是一位黃指導演員浙江人，他問我是幹什麼的，在南京作甚麼事，到甚麼地方去。我回答他我是做生意的，在南京太平路五味齋食品店司賬，回家過節。他遲疑了一會又說，說我說話不坦白，看我不像一個做生意的人，並且說我答話的情形，足以證明我不是做生意的。在這種環境下我不得不繼續的回答他，我說，不錯，我不是做生意的，過去我是教過幾年書，可是自事變後，家鄉淪陷，生活無法維持，不得已，由友人的介紹，才到南京五味齋司賬。經過這次的回答，我以為總可以使他相信了，誰曉得事情的演變又出自己的意料，大概他聽我在食品店做事，竟然問起雞蛋糕製做的方法，這一問，真使我有點惶惑了。但是，為了生怕露出馬脚，不得不故作泰然，謹慎的說，五味齋是個大食品店，作坊與雜貨舖有七八里路，我們負責營業的，從來不管作坊的事。這時政治部主任走過來接着問我，是不是可以再找出足以證明自己身份的事物。我趁機將手裡小包袱解開拿出那僅有一一為友人攜帶的一件長衫，表明這是生意人的服裝，終于——他門默認了。

五次的疲勞查問，他們口供簿上註明現役軍人十一人，退役軍人二十三人，商人五人，學生八人，

勞工十二人，加上司機和守車燒大爐等共六十三人。

之後，汪主任又開始訓話了，同情退役軍人，勞工以及學生商人等，他責罵政府太無情義，竟將為國家流過血汗的人遣散了，而一些貪官豪門，竟然又逍遙法外，媚外求榮，剝奪勞工利益，過着奢侈腐化的生活，這在解放區內是絕對見不到的事實。并希望知識份子擴大宣傳，支持他們的革命，以求國內早日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等。

正午時分，一位共軍來通知我們，說大家該餓了，對不起得很，請諸位少須等一會，飯馬上可以煮好。消息傳來，對於我們這羣一夜半天沒有吃飯而且并未感到飢餓的「俘友」，經過他這麼一提，觀察每人的表情，似乎都有了餓意。我們大嚼了一頓飯後，開始部份的釋放，臨走時并給我一張路條，可是現役軍人及司機他們則被留下！

我剛剛走出曬吧店，我滿足的呼了一口氣，好像離開一個彈藥箱不會再發生危險似的，雖然那地方仍是共軍，但不久我就可以入國軍的地區了。說來也奇怪，真比一個垂危的病人打了強心針還有効力，精神亦隨之煥發起來，已經疲勞的兩腿，走起路來也特別起勁。「解放區」內的政策，我雖不得而知，可是我知道共軍對於初被「解放」的地方或初被「解放」的人，政策是寬大的，此時我真是歸心似箭，所以在這無所顧及之下，我

波濤洶湧的廣州市場

(廣州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自從政府的經濟王牌——經濟改革方案打出以後，全國各地的市面也都曾湧起一陣波浪，但隨即平定下來，廣州也曾騷動一時，但在壓力之下，也安定了一個短促的時期，直到最近兩天來，又復波濤洶湧了，看情形似乎比前次更厲害，大有恢復「幣改」以前的黃金時代之勢，假如當局沒有完善的政策的話，前途實值得憂慮呢。

黑市淹沒限價

由於上海的搶購風氣傳到廣州以後，市面立即引起了不良的反響，秘密黑市的金鈔外幣最先領頭，紗布大興投機，洋貨跟着上漲，接着民生日用必需品也漲了，人心惶惶，手足無措。

金融黑市雖在幣改後曾安定一時，但是並不因為金管局，經營處的撲，只是無利潤可圖炒友們才暫時休息一會而已，趁着收兌金鈔外幣展期的機會，他們藉着這一弱點首先散佈謠言，指明政府的空虛，棍騙，金圓券的信用全無，還是外幣黃金好，人民心理本來便很脆弱，一經鼓吹，那有不轉變過來，接着他們在香港市場壓低了黑市內匯，從官價一三三兌一百的價目（也會破天荒地升至一三九）漸降至一二〇，繼續壓至五四，這一來，廣金金融市場立即起了變化，以前到央行列隊兌換外幣完全投進黑市懷抱了，雖然政府的法令規定得很嚴

厲，這者處以徒刑七年，但是一道高一尺，處高一丈——他們可以用游擊式化整為零地作買賣，廣州的平民幾乎很少不識這門路的。大宗的買賣可以上門交易，小宗的有各處秘密收兌處，在德緒的大行莊，德星格的洋貨店以及十三行的錢莊，每天都有經紀報價，他們外表像一商人，用各種暗語來代表，這些暗語隨時改變，（現在是以一匹紗代替港幣一千，一担糖代表一兩黃金）內行的自然曉得，祇要你們吩咐一聲，便可安然成交，沒有危險。市上的金舖也回復向老主顧作零碎收買了，金圓券的價值被他們貶低了，港幣十元可以買金圓券的價值被他們貶了，港幣十元可以買金圓券十九塊半，黃金一市兩也將達收兌價的一倍，無形中低了百分之二十五。

就在這兩天內，投機者活動了他們把游資向紗布市場打念頭，聽說，有一位「隱名人士」（也引用這名詞吧！）招集數十花紗經紀大肆搜買，不論數量，不論價錢，這一來，給他搜去一萬多條花紗，因此紗市大漲，尤以少數新金城為甚，漲達百分之三十，以上據聞這位人物是來自申江的，光是這筆紗已用去近千萬的數目，而這批貨物則早已分存各處，有些已運到湛江，石岐附近，部份則散存市上，必要時還預備疏散在港澳呢！由於紗市

頻頻改價，甚或索性關門的也有。除了金銀花紗以外，洋貨也不的影響，布疋也隨之上漲，批發價漲了近三成，提巷高第街的布店則甘後人，因為港幣貴了，他們的成本增高，自然也要隨之而漲，從香港偷運入口的絨料西裝，西藥等更「一枝獨秀」，平空貴了百分之五百五十，其餘如罐頭食品，水菓，牙膏牙刷等等無不漲漲漲。

至於魚菜市場，則受了限價影響，不能跟着上漲，於是祇有陷入停頓狀態，市民普遍地感到「食無肉」，主婦也大嘆「買菜難」，清晨起來去買肉也買不到，小販為了要顧全成本，不能不一將貨就價，買肉類要搭些腸臟和骨頭，買柴則要附加担工，而且還是「濃柴」，買雞鴨則全是一吃滿了胃的，米則混砂，糖則混泥，這兩天因為油的成本比公價還高出許多，市面全沒有油賣，政府又沒有配給，小販們個個皺着眉訴苦，為了衣食，不能不偷偷超價買賣，不然，吃乾了

大踏着脚步邁進「站住」。我正走着的時候，忽然發出這清脆的聲音，我抬頭一看，村的邊緣處，站了兩個孩子，手裏並拿着一枝土紅槍，自稱他們是「兒童團」，問我有沒有路條。我答應了一聲，「有一」。將身上路條拿出交給這有權查詢我

翻高山，越崇嶺，登險峻，奔波瀉，我們生活上的艱難與疲憊並不發現於我們勞作之時，而發現於我們勞作以後的休息。我這次被俘經過也是這樣。當我安靜的躺在床上以後，那被俘時的經過統統都成現在我的腦海了。我想到車抵明光時突有的傳言，與車開出後每個乘客的緊張情緒以及怎樣安然通過石門。又想到那轟然一聲，乘客怎樣跳下火車，逃避在田埂之下，完好的車頭怎樣的粉碎，自己怎樣被俘，怎樣出自己的意料，被俘後心情能够那麼安靜下去，以及被查問時，那件使他們相信我是生意人！為友人攜帶肥大異常的長衫！如若當時他叫我穿上，與假若不是在當時聽了被俘過的人的敘說所得的經驗，當時不能從容的說謊，恐怕也要與我此時正惦念着的我的「俘友」——軍人與司機他們同樣的命運了？……最後我又想到那機車被炸壞的可惜與被炸傷的悲慘。我不禁害怕起來了，同室操戈，處於夾縫中的人民，究竟要到那年那月才能過太平的日子呢？

的「孩子」。他兩看了看，似乎有所疑慮，最後一個孩子說：「不錯，那印是長的。」於是我把路條拿到手裏就走了。

我於當晚步行脫離，大約六時許才到臨淮。是夜翻來復去總是不能入眠，次日天剛黎明我就起身了，又是將近一天的行程，終於回到溫暖的家中，與親友間談起這次經過，不禁都為我捏把汗。

「谷種」怎辦？

貨品雖然是漲了，人們却不吝價錢地購買，情形雖不比上海搶購來得凶，但也十分「繁榮」呢？這種「繁榮」能維持多久呢，恐怕隨之而來的，便是「災禍」的降臨。

漲價并非無因

這次物價金融波動的原因是什麼呢？據官方的解釋是市民神經過敏和商人恐慌所致，但問題是否這樣簡單呢？明眼人自然不肯承認這不成理由的理由，主要的原因有幾點：

- 一、是游資的作祟。每日南流的游資據估計最少有百萬，新幣發給後游資南流的大概有一億左右，加上本市發行的一億，這數目可不少啊！這筆游資，自然不會用來投入生產途徑，照例是收購金鈔和物資，其中一部份流入香港，套購美滙黃金，做成最近香港金鈔的激烈上漲，（美鈔由五寸到五三，黃金由二九五到三二五）和內匯的降低，一部份則在市面收購物資，如上述的紗布和傳說中有陳某大購出口貨，因此，做成物價的波動。
- 二、是戰事的影響，由於濟南的失守，錦州長春的危殆，使到民心不安，家家戶戶都存糧備患。
- 三、受了上海的影響，上海搶

購風傳來後國民也要效尤，所以紛紛抽出金圓券來收買外幣和物資，同時因為政府對煙酒增稅，引起人民心理的不安，轉向貨物着想。

四、因為外幣黃金收兌展期令到持有金鈔者多一時期「喘息」，更令人民對政府的威信發生懷疑，因而都不畏懼，制裁死也要「外幣」了。

五、受國際風雲影響，因為聯大會議的無效，柏林局面的緊張，三次大戰的謠言轉熾，人民誰願存有大筆金圓券呢？

六、是供求關係的不平衡，政府只知限價，而不顧慮成本，不開源流，不限制外圍價格，不實施配給，使到來源稀疏（無論土貨洋貨一樣）在「物罕為貴」的原則下，物價怎能不變動呢？

有了這些原因，才做成這次波動，至於所謂「神經過敏」的說話，實際是這次波動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人民信心動搖

人民是良善的，尤其中國人民我更加可以說，尤其廣東人，粵人每次受到改革的損失，他們都毫無怨言，如這次的改幣，粵人是大大地吃了「申饒」的虧的，但人民處之泰然，在這月內，平民百姓都拿金鈔去兌換，從收兌數字來看，可見

人民是愛護政府的，但政府給予人民的失望太大了。

既說是九月底截止，但到期又延期，而且更造成黑市使到已鈔的又受損失，而物價也還是漲，市場又停頓了，生意沒得做，最苦的受薪階級，更是喊冤呢！

只有「豪門」還是無動於中，他們仍舊有閒情去請四大明星來表演，金圓券穩定與否，反正不干他們的事，他們有的是外匯，橡膠園，身邊沒有很多金圓券的。

人民的心苦悶極了，對於政府的無能和漠視只有表示絕望而已，金圓券的地位動搖了，現在他們再不像起初那樣樂觀了，然而他們雖明知沒有實現的可能，仍舊盼望金圓券能夠產生奇蹟出來。

如此政府對策

TV宋早就說過，廣東沒有豪門，最近霍室樹也說廣東是平原沒有老虎，儘管有人請求調打虎英雄來粵，但當局却不贊成，就是青年打虎要求賦予「打虎權」也不答應，他們認為廣東不是上海不想給老虎咬着的。

因為當局態度的一安詳「便給他做成了發改幣財的機會，隨着「買套港匯」的隱名人後，又有人囤積出口貨，搜購紗布了，游資更樂

政府取消携現限制後，滾滾南來，本來經濟學者，早就指出「游資」的隱伏危機，會對廣州市場不利，但當局不理會，等到現在做成事實才「計劃」（計劃而已，還未實行）恢復携現制，可是已太遲了。

最近又說要實行配給，起初說十月一日實行，現在又說十一月一日開始，總之，又是一「只開樓梯不見人下來」的一套。

今後不堪設想

假如負責者今後不能迅速解決這問題，針對上述幾點原因來根除嚴限游資，撲滅黑市嚴緝老虎，實行配給增加生產等做去，則今後的廣州物價前途，將會由微波為變成不可挽的狂瀾，那時候，恐怕金圓券的命運便很危險，同時人民的生計將會墮入深坑。這不是我故求危言聳聽，我只希望言而不中，但這就要靠當局的反省了，筆者正寫到這裏，外面傳着港幣漲到一比三了，市面的搶購風又起了，金店關門，雜貨絕市，米油都被搶購一空，經督處還是開會商討對策，（中國的前途就老是開會開完了）大員們還想不出解決的辦法來，我恐怕這篇通訊發表時，市場上的變動又不知達到怎樣程度，我真不願寫下去了！